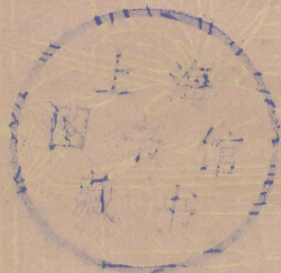


塞外驚鴻

鄭證因著

第三集



鄭證因著

塞外驚鴻

第三集

上海新流書店印行

508861

目次

一	長白山主突現俠蹤	一
二	途驛車避道脫險	一
三	梨樹坡豪俠款客	二
四	三道三擋	三
五	父子戲三凶	四
六	逞威樹怨	五
七	鬧莊	六
八	梨樹坡諧懲捕役	六九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25 9172B

塞外驚鴻

三集

鄭證因著

一 長白山主突現倏蹤

可是這個胡春江，他往前一縱身，掄練子槍想追着倩娥躡下去，他的練子槍掄起，右臂還沒落下來，驀然一條黑影到了他面前，這個人是矮着身軀過來的，雙掌向胡春江的兩肋下一插，一抖雙臂，竟把這個胡春江向山牆的南邊猛拋過來，那個馮寶樹，他正在二次往前探身，還想把秦佩扎斃下。

秦佩的七節鞭，也是剛甩起來，可是這個胡春江整個的身軀砸在了馮寶樹的身上，兩個人在同時怪叫，順着山牆旁往南滾出好幾步去，胡春江脊背全被扎傷，這時捧胡春江的人，已經一聳身，竄到秦佩身旁，一把抓住了秦佩的左臂，低聲說了個「走」字。秦佩被這個人帶着向土地祠的後面竄過來，此時顧倩娥他在土地祠後回頭張望，已經看見這條黑影把秦佩帶過來，這個人動作神速，手底下力量也大，不過廟後一帶黑沉沉，辨不出這個人的面貌來。

秦佩被這個人架着，飛縱過來，倩娥開口招呼了聲：「秦師兄。」可是自己的左臂

又被這個人抓住，聽這人低聲招呼：「還不起緊脫身，離開此處。」倩娥秦佩被這個人如提嬰兒一般，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斜奔土地祠的西北，出來足有一里多地，前面是一片山坡，林木叢雜，陰沉黑暗，到了山坡上，一片樹林下，這個人才鬆開手。

秦佩趕忙的招呼道：「這位恩人，我們蒙你相救，逃出這班公門惡役之手，恩人你尊姓大名，怎麼知道我們有這步劫難？」秦佩一邊說着話，一邊仔細的辨別這人的面貌，可是依然看不真切，只約略的看出這個人年歲很大，有五六十歲的光景，穿着一身短衫褲，雖是夜間，仍然戴着一個大草帽子，頗像個莊稼漢子。

秦佩這麼問着，可是這個人却長吁了一口氣道：「你們不必追問我的姓名，你們前途危險正多，夏劍鳴也可以脫身逃開，現在已經有人接應他，此次他們以官家勢力，來威脅着你們，你們要趕緊的逃過了十八盤嶺，才可以避免暫時的危險，但是將來的事還難逆料，我還有事不能耽擱，你二人就在此等候吧。」秦佩跟顧倩娥，全鬧得迷離徜徉，測不出此人是什麼來路，他對於眼前的事，似乎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顧倩娥他趕忙的問：「老前輩，既然仗義相助，我們危險太多，老前輩可知道鐵老師到了那裏麼？」這個人回頭向東南那邊望了一下，扭頭向顧倩娥道：「你們晝夜兼程趕下去，大約十八盤嶺一帶，也就可以會上他們了。你們看，那不是他們已經退下來了

麼，我還有我個人的事，咱們前途再會了。」這個人話聲中，一聳身，向山坡上縱去，身形不停，條起條落，眨眼間已失了他的蹤跡。倩娥和秦佩，此時身上的傷痕全在發作，可是咬着牙忍着痛，扶着身旁的小樹站起來，往東南一帶望去，果然野地中有兩條黑影，向山坡這邊緊走來。

看這二人的情形，腳底下並不甚快，秦佩跟倩娥，因為才走去的這個異人，已經說出來的是夏劍鳴，此時放了心。秦佩却順着山坡走下來，低聲的招呼：「前面可是師叔麼，我們在這裏。」果然那邊答了話，可是發話的並不是師叔夏劍鳴，聽答話的語聲，分明是陸師叔。

秦佩往前緊走着，迎了過來，趕到相離已近，這才看出師叔，大概也受了傷，正是陸師叔扶着他，秦佩忙的招呼道：「師叔，你也帶了傷麼？」夏劍鳴此時神情十分沮喪，把手中提着的劍遞給秦佩，一同走上山坡，顧倩娥也在迎着向夏劍鳴打招呼，陸萬川向四下看了一下，向夏劍鳴道：「師兄，我們在這裏歇一下，把傷痕收拾一下再走，不要緊，現在已經沒有敵人再跟綴我們了。」

夏劍鳴往山坡上一坐，歎息一聲道：「想不到今夜我們竟遭到這樣一場慘敗，看起來連鐵老師恐怕全有危險了？這班惡魔們跟蹤這麼緊，他們是否走得開，真難逆料。」

秦佩忙問道：「師叔跟陸師叔怎麼知道我們二人逃到這裏？」陸萬川把自己和夏劍鳴會合一處的情形，說了一番。

這次土地祠遇到包圍襲擊，若不是得到意外的幫助，恐怕這爺三個，一個也逃不開，全得落在順天府大班頭周震之手，在土地祠前動手拚鬥之下，這爺三個對付着五個順天府下來的辦案能手，彼此是各不相顧，夏劍鳴跟這個周震，兩個人倒是棋逢對手，這個周震刀法純熟，他這一身功夫，在公門中辦案的人物裏，真是一個傑出的人材，以夏劍鳴這一身武功本領，劍術上一二十年的鍛鍊，跟周震不過打個平手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動上手就怕有牽掣。

秦佩跟顧倩娥全是一個人對付兩個捕快，夏劍鳴就知道工夫一大，這兩個人恐怕不易逃開，在這種危急情形下，夏劍鳴認爲總得早早脫身逃走，決不能再戀戰了，並且還提防着這羣捕快們還有後援，因爲上一站居庸關是一個大地方，下一站懷來縣，也是有駐軍有衙門的地方，現在是那中堂運用官私兩面的力量，他隨時隨地能調動各州縣的力量，所以夏劍鳴認爲形跡一敗露，就不容易走脫，眼前這五個捕快已難對付，自己尤其担心的是顧倩娥，他倘若有些差錯，自己有何面目見鐵雲峯和顧大人，可是動手之下，因爲攻守進退，是隨機應變，他現在跟這個大班頭周震，已經離開土地祠很遠，更沒法打

招呼，就是招呼他們逃走，也不能閉着喊出，只能用隱語示意秦佩。

任憑有多好的功夫，也怕走神。並且顧倩娥此時已然帶傷，眼中已經看到他往土地祠旁逃下去，夏劍鳴掌中劍正用了手仙人指路，一劍向大班頭周震咽喉刺去，可是大班頭周震這口摺鐵刀，往起一翻，噹的一聲，跟夏劍鳴的劍碰個正着，劍被震起來，大班頭周震的摺鐵刀，刀身一翻，一個裏斬腕，順着夏劍鳴的右臂下遞進來，摺鐵刀刀鋒向上一翻，是正擦夏劍鳴的右臂下，夏劍鳴趕緊的全身往後一仰，右臂向後一帶，雖則把右臂閃開，可是刀尖子，哧的一下，把夏劍鳴的胸前短衫，劃破了三四寸。

這一來，夏劍鳴趕緊的一個黃龍轉身式，身軀從左往後翻，掌中劍斜着向後一甩，向大班頭周震右腿上削來，這就爲是解救自己胸前這一刀，不這樣翻身甩劍，周震的摺鐵刀，只要再往起一翻回來，自己的胸前左肋就全護不住了，這一劍斜劈下去，可是周震往左一上步，右腳向左一提，右臂向外一展，摺鐵刀向下一沉，噹的一聲，又跟夏劍鳴的劍碰個正着，夏劍鳴是一連兩次失招，周震這一刀把劍崩開，夏劍鳴身形是倒翻着斜身甩劍，此時趕忙的右臂往回一帶，把身形再反回來，可是周震這口摺鐵刀也帶回去。

他右腳往下一落，脚尖一點地，全身往前一探，這口摺鐵刀又遞出來，往夏劍鳴的左肋下猛戮，夏劍鳴身形往回翻，周震的這一刀遞過來，是正好左肋露了空，眼看着刀

尖子已經扎到左肋上，這時突然靠西南兩三丈外，有人暴喊聲「打」。噹的一聲，一支亮銀釘正打在周震的刀身子，他這口摺鐵刀，被亮銀釘震得刀身向右一擡，夏劍鳴的劍已經翻過來，從下往上一個海底撈月式，撩在他摺鐵刀上，把摺鐵刀給蕩起來，夏劍鳴跟着腕子一翻，用腕底翻雲的式子，這口劍照着周震的右肋下刺去，周震往外一搯身，可是劍尖子已經順着他右肋旁扎過去。周震帶了傷，他往外一縱身，向東北這邊竄出來，夏劍鳴在這種地方，也只有下毒手，身形一矮，往前一躡身，緊撲過來，口中喊着：「你那裏走。」夏劍鳴往前緊縱，可是這個周震，已經第二次騰身又縱出去，夏劍鳴最後這一縱，腳底下用足了力，趕到三次縱身再追過來時，身形沒落實。

這個周震，早把亮銀鏢扣在掌中，一斜身，這一亮銀鏢，照着夏劍鳴的小腹上打來，夏劍鳴趕到發覺周震的暗器打出，他腳底下沒找着地，那還閃避得開，往右用力的一搯身，唵的一下，這支鏢正穿進右跨旁，鏢傷太重，身軀踉蹌向右倒去，這個周震一搯身，反縱回來，掄摺鐵刀照着夏劍鳴上半身劈下來，可是這時一條黑影，從西南那邊如飛的撲到，一口厚背刀，兜着周震的摺鐵刀下，往上一崩，周震的虎口幾乎被震裂，刀出了手，被這個人一脚踹在左跨上，周震的身軀滾出六七尺遠，可是來人決不再追殺他，一伸手，把夏劍鳴架起，向西北如飛逃去。

這個大班頭周震在這種情形下，他也真不敢追趕了，只好任憑夏劍鳴逃走，不過他們決不這麼甘心認敗服輸，他們依然要再接再厲起奔懷來縣，調動官家的力量，追趕這般逃犯。

且說夏劍鳴被陸萬川帶着往西北逃下來，出來有兩箭多地，從一片樹林轉過來，陸萬川回頭看了一下後面沒有捕快們追趕，才脚下略停，向夏劍鳴道：「夏師兄，你的傷不輕吧？你若支持的住，還是別在這裏停留，我們順着這片樹林轉過去，前面有一片山坡，大約秦佩倩娥全在那裏了。」夏劍鳴嘆息着說道：「陸二弟，你怎會來得這麼湊巧，救了愚兄這條命。」陸萬川道：「等着到了前邊山坡那裏，跟他兩人集在一處，我再告訴你，你膀上的鏢傷，也得趕緊收拾一下才好。」

陸萬川遂架着夏劍鳴，一直的撲奔那個土地祠南那片山坡，果然秦佩願倩娥全在這裏，這次這爺兒三個，全帶了傷，事情是真險，倘若沒有那個沒露姓名的異人，和陸萬川趕到，這爺三個恐怕全要毀在這了。此時一邊給夏劍鳴收拾着膀上的傷痕，陸萬川把自己能夠恰巧趕到這裏的情形，也說與了夏劍鳴等，這一來，夏劍鳴帶着十二分的慚愧，向陸萬川道：「陸二弟，你這樣說，我夏劍鳴雖則徼倖逃得活命，可是我越發沒臉見人了，你所說的分明是已然隱跡長白山的恩師白山劍客彥白珩，他老人家到了，我這不

爭氣的門人，給恩師丟了這麼大臉，我還有什麼臉再見他老人家，幸虧是陸二弟你來接應我，眞要是他老人家，自己到土地祠前，把我從敵人手中救出來，我真得拔劍自刎，我沒有臉活下去了。」

趕情鐵琵琶手陸萬川，他從北京城西郊外助着鐵雲峯，御史顧庸方，顧家俊脫身逃走之後，他原本是定規要趕緊跟蹤着鐵雲峯和顧大人逃奔口北，可是當時鐵雲峯帶着顧大人，顧家俊，從樹林中逃出去，他們是絲毫不敢停留，順着荒郊小道，緊走下去，陸萬川當時他要暗中看到夏劍鳴等，如何脫身，所以他隱身在莊稼地中，耽擱了一刻，鐵雲峯帶着顧大人父子逃走，並沒有定規準了走那一條路，不過是大致的方向，陸萬川再一追趕下來，兩下裏完全把路走錯了。

因爲鐵雲峯保護着顧庸方大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顧庸方他原本就是個文官，你就是叫他不要顧命的緊走，他一天也走不出幾十里路去，更明知道軍機大臣那中堂，發現自己脫身逃走之後，他決不會就那麼甘心，必然要派人追趕下來，四下裏搜索，所以鐵雲峯認定了必須趕緊的逃出口外，才能脫身，不出居庸關，依然是十分危險，所以他認定了離開眼前這一段路，必須設法趕緊買到兩匹牲口，若是依然還這麼步下走，路上太慢了，非被追下的人追趕上不可了。鐵雲峯跟顧家俊一商量，家俊認爲應該這麼辦。

當天不過走出四十多里，他們可就避開了官道，完全走的荒涼小路，到了日沒後來到一個小鎮甸，名叫崔家集，鐵雲峯找了一個小店落店，現在他們全改扮了出遠門走遠路的商販模樣了，在這個鎮甸上，買到了三匹小驢，第二天沒亮，立刻從崔家集起身，在路上鐵雲峯叫顧家俊騎着驢單獨走，自己跟顧庸方一塊走，這兩個人在別人的眼中看來，完全是跑口外做買賣的小商人，家俊是單獨的走，可是離開不甚遠，路上遇到什麼事，依然可以互相打招呼，他們這樣路上可就快了。

鐵雲峯更因為彼此已然定規好，全是過居庸關，所以在關內這一段路上，盡力的避免着留痕迹，所以夏劍鳴，秦佩，顧倩娥這爺兒三個，查不出他們所走的跡象。

就連陸萬川兩天兩夜的工夫，一樣沒找到他們的蹤跡，趕情陸萬川他雖則那麼耽擱，可是他依然走在夏劍鳴的頭裏，因為他是晝夜兼程而進，身上實在覺得疲乏了，也不過歇了一兩個時辰，他竟是很快的出了居庸關，在這行程中，有時不過差着半個時辰，彼此就全差開了，陸萬川若是在居庸關關口內多耽擱半個時辰，他也就可以跟鐵雲峯等相遇了，這一來，這三撥人完全錯開，這一出了居庸關，陸萬川又有些着急了，因為在關裏完全是奔一個要路口，出了居庸關，更不容易找到鐵雲峯等迹象了，可是離開居庸關後，陸萬川在一片樹林子旁，發現了一點似是而非的跡象，在一棵很大的大樹樹幹上

面，看到了有用刀砍掉了樹皮的地方，情形很像鐵雲峯所定規下留暗記的方法，按着這個暗記所指的方向，陸萬川看着他所指的是懷來縣南這一帶，按着所打聽的方向，是應該奔岔道口，陸萬川他可無法斷定他們是什麼時候從這裏過去的了，自己認定了要緊趕一程，因為岔道口這裏是一個要緊的路口，在這個地方只要遇不上他們，自己若是再找不到他們所留下的暗記，大約不易和他們會合了。

陸萬川不敢耽擱，得趕緊的奔岔道口，現在也就是望空撲影的事，他們若是沒過去岔道口，可就會上他們了，自己並且還認定夏老師，他們也必然是跟蹤趕下來，他們比較着慢，至少也晚着一天，自己就是會不上鐵雲峯等，應該也等上了夏老師，他們這一撥逃下的人，陸萬川是直撲岔道口，岔道口是在懷來縣的西南，現在這般人的行爲，也真叫人敬佩。

除去了鐵雲峯，他對於顧庸方老大人，關係太近，他應該這麼捨死忘生的保全顧氏一家，像陸萬川夏劍鳴這般人，情形就不同了，他們跟顧庸方老大人過去沒有一點牽連；更是素不相識，可是現在一個個全是捨死忘生，忍受着風霜雨露，飢渴勞累，他們這種俠腸熱骨，就完全因為軍機大臣那中堂，陷害顧庸方還是小事，他懷着極大的野心，倘若叫他趁心如願，將來不知道造成了多大的風波，弄成了腥風血雨，多少萬黎民百姓

要遭到死亡流離之苦，所以現在這一般人，全是抱着救黎民百姓遭塗炭之心，這種行爲叫人可敬！

一一 送驛車避道脫險

陸萬川他一直的撲奔岔道口，這已經是黑夜間，其實鐵雲峯跟顧庸方父子，全早已過了岔道口，這時可正是夏劍鳴，秦佩，顧倩娥全到了土地祠，被順天府下來的一般捕快們，已經跟綴上他們，這次形迹這麼敗露，可就完全是夏劍鳴一點疎忽，險些個全毀在土地祠內。

此次他們從北京逃下來，夏劍鳴帶着秦佩，跟女扮男裝的顧倩娥，潛蹤隱跡的逃下來，其實順天府的官人們不容易這麼跟綴上，不過這般在公門中辦案多年的能手，他們搜索追趕逃犯的本領，真不可輕視，夏劍鳴爺兒三個在那片坡地內計議逃走的方向，夏劍鳴用一根樹枝子在地上畫，他們可就寫出了這是他們所走的方向，是奔居庸關入塞外，奔山西，這一來他們明白的露出所走的方向。

此時竟有一名順天府的捕快，也就是在土地祠前動手那個馮寶樹，顧庸方在北京城西城外，一路上抽樑換柱脫身逃走，他們可是跟着就調動了北京城辦案的能手，搜索下

來，他們是分成三路，這個馮寶樹就是被派往西北這條路蹤緝逃犯的蹤跡，這時馮寶樹他是走單了，追到這裏，只有他一人，他可不敢動手了，直等到夏劍鳴爺兒三個離開這片坎地，他跟着跑到坎地裏邊查看方才夏劍鳴在地上所畫的是什麼，夏劍鳴雖則在臨走時，還用腳把地上所畫的字跡塗了一下，上面雖則已被一層浮土把字跡掩蓋，可是下面依然留着痕迹，竟被這個馮寶樹發現，夏劍鳴所寫的有居庸關，懷來，十八盤嶺等等的字樣，這種字跡雖則不十分清晰，可是全是大地名，只要看清了一兩個字，就能猜測出，他立刻知道夏劍鳴等所逃走的方向，這一來，分明也知道了顧庸方是從這條路逃走的了。

馮寶樹可不敢自己跟綴，他趕緊的翻回北京城，向大班頭周震報告，這一來夏劍鳴等那還走得開，其實沒出居庸關就追上了，可是他們最重要的是追緝顧庸方父子，這一般人全不是主犯，所以跟到居庸關，並沒有早早的動手，他們是想要知道了顧庸方的蹤跡，可是出了居庸關，仍然看不到顧庸方父子的蹤跡，他們不敢就攔了，恐怕這三個犯人再脫身逃走，他們更落了一場空，所以大班頭周震一出居庸關，集合手底下一般部下，在這裏動手。

這五個人全是北京城辦案的好手，大班頭周震，跟胡春江，馮寶樹，全是順天府的

捕頭捕快，那個盧彪，跟金成水，是大興宛平兩縣的捕頭，所以夏劍鳴等幾乎全毀在這，陸萬川是早早的到了岔道口，他到這裏不過是二更左右，這個地方荒涼黑暗，在夜間一個人也看不到，黑沉沉的一片崇崗峻嶺，這一帶樹木荒草又多，這種地方真是一個最險惡的所在。

陸萬川他伏身在一片巖頭上，看着下面兩條交叉的路，自己認定了這個地方，除去了白天商旅客販可以結伴從這裏走，太陽只要一落，完全是斷絕人迹的地方，這裏錯非是像鐵雲峯等一般人，避禍逃亡，深夜間會從這裏走，平常的人就沒有從這種地方冒險夜行的了。

自己剛把身形隱起，突然山巖這邊一片一人多高的茂草中，發現異聲，這種聲音，陸萬川可辨別得出，一定是有人從這個地方潛蹤隱跡的過來了，陸萬川可絲毫不敢大意，因為一路上連續發現有敵人追趕下來的情形，自己趕緊把背後的刀撤下來，身形已然伏在荒草裏面。

這時前面的聲音離着越發近了，陸萬川手底下壓着刀，蓄勢以待，這個地方可不敢冒昧，總得辨清了來人再動手，他倘若不是過路的夜行人，自己身形就不必現露了。這時這個人忽然往起一聳身，一個旱地拔葱，往陸萬川這邊一落，陸萬川也預備現身往外撲

，因為這種情形，分明是奔自己來的，可是這個人往山巖這邊一落。突然低聲發話道：「老師傅，你還不請出來，我在下決無惡意，事已緊急，不要耽擱誤事。」

陸萬川是好生驚異，自己趕奔這裏，原本是十分小心，一點也不肯大意，可是這個人分明已經跟綴多時，個人隱身的地方已經被他看得清清楚楚。陸萬川往起一挺身，厚背刀在面前一橫，護住了自己的身軀，也在發聲喝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因為這一帶過分的黑暗，來人的頭上帶着大草帽，看不清他的面貌，這個人却招呼道：「陸老師，對不起，現在不能告訴你姓名，此時眼前的事情，你們已經步步的走上危險的道路，不過將來的事，比眼前却更加嚴重，夏劍鳴，秦佩，顧庸方之女全落在懷來縣的西南土地祠內，他們已被包圍，眼前就要動手了，現在任憑闖多大禍，你們可不能落在他們手中，陸老師，請你不要懷疑，趕緊跟我走，敵人全是一個個扎手的人物，我們接應稍遲，就有無窮的後悔。」

陸萬川因為這個人，來得太突兀，他的話自己一點不敢深信，忙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你不明白相示，陸萬川如何敢信。」自己說話間，已然辨別出這個人年歲是很大了，可是這個人忙說道：「陸老師，生死關頭，你這麼不相信，可有噬臍之悔。我告訴你，現在就是夏劍鳴，也不能再顯示出身門戶，這與將來的事有極大應響，聽

不聽由你，我可不能等候了。」這個人一翻身，已經飛縱起，往前面的山坡上一落時，脚下沒有什麼聲音，身形是真快，他是倏起倏落，一直的向岔道口，前面山道口如飛而去。

這一來，陸萬川可爲了難，這個人對自己分明是並無惡意，可是他是否誘自己離開岔道口，就難斷定了，陸萬川心想：個人的身形既被他們發現，就是不跟了下去，恐怕自己也走不脫。陸萬川一咬牙，身形縱起，跟定這個人的身後，如飛的出了岔道口的山道。

陸萬川看到這個人，夜行術的功夫，就知道比自己快得多了，陸萬川此時的疑心已經去了一半，這個人在前面急走，他決不再回頭，向陸萬川打招呼，陸萬川這一路緊追，身上全見了汗，可是前面這個人，身形慢了，前面一片樹林擋住了往西南去的道路，可是這個人身形一停，陸萬川已經跟蹤趕到，自己可還是提防着，離着這個人五六尺遠，身形停住，耳中可聽到遠遠的一片呼號喊罵的聲音，夾雜着兵刃互碰的聲音，這個老者突然一轉身，向陸萬川招呼：「陸老師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他們爺兒三個可危險了，助他們脫身逃時，你可以繞着這片樹林撲奔東南，那裏有一片山坡，哎呀，要壞！」話聲中，這個人順着這片樹林子邊，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他竟是施展開蜻蜓三抄水，燕子

飛雲縱的絕技，向南如飛而去。陸萬川趕緊的往東一張望時，果然夏劍鳴已經到了危險的時候，陸萬川再不敢遲疑，身形緊往前縱，把亮銀釘扣在掌中，一聲不響的打出去，算是救了夏劍鳴，陸萬川也是拚死把大班頭周震摺鐵刀磕飛，把他一脚踹出去，救了夏劍鳴逃了下來，這就是他們一切的經過。

陸萬川述說經過，更把夏劍鳴膀上的鏢傷敷上藥紮裹好，夏劍鳴此時又痛心又慚愧，以眼前的情形，和陸萬川所述說的經過，這分明是自己恩師白山劍客彥白珩在此處突現俠蹤，伸手相助，叫爺三個逃出敵人之手，但是夏劍鳴非常的難過，自己從離開師門，雖則個人的事業上沒有什麼發展，奔走江湖這些年來，個人也本著師門的訓示，這些年來，也曾辦過許多次濟困扶危，任俠尚義的事，雖則也遇到多少次阻難，經過多少風波，就沒有像這次這麼失敗到底，若不是陸萬川蒙恩師指示趕到了救應，自己就是不死在周震的摺鐵刀下，也得落在他手中。夏劍鳴十分難過。

陸萬川一旁勸着道：「這種事無須痛心，更用不着慚愧，遇到這種勁敵，只好以死相拚。好在我們決不是怕死貪生，畏刀避劍的人，前途的事，還要跟這一班惡黨們週旋下去，據那位老前輩示意，願老人大約已到十八盤嶺，我們現在應該記着趕緊的跟他們合爲一路，力量比較厚些，也可以對付這班惡黨們。我認爲此處還不能過分耽擱，這

裏離着懷來縣過近，我們趕緊的越過了岔道口，才可以避去眼前的危險。」

可是這幾個人眼前的情形，對於再逃下去，危險更多了，除去陸萬川，這幾個人全帶着傷，夏劍鳴勝上的鏢傷太重，就是勉強的走，想再緊趕着往下逃是不成了，陸萬川認爲趁着天沒亮，總得趕到了岔道口，過了那個要路口之後，或是僱車輛，或是找腳程，再往前緊趕下去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也只好是聽天由命了。幾個人商量好，從山邊起身，夏劍鳴雖則有好強的心，可是鏢傷由不得他了，工夫越大，傷痕發作得越厲害，陸萬川只好是架着他走，顧倩娥秦佩倒還是強自支持，不過這幾個人現在想緊着逃下去，決不成了，順着一片荒郊野地，一直的撲奔岔道口。

但是這十幾里路，全走得力盡筋疲，到了岔道口附近，天已經亮了，現在這班人，只有把死生置之度外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不用說有什麼厲害的人物，就是官家幾個官人追下來，恐怕一個也走不脫，入了山口之後，現在這一帶不斷的有行人了，他們走到岔道口的半腰，這裏有兩條路，一條路是奔西北，這是他們應該走的，出西北山口，就是奔十八盤嶺的正道。往西南斜插下去的一條山道，出山口是入盤山途徑。此時離着前面岔道，只有一二十丈遠了。

這個岔道口雖然完全是山地，可是完全是平坦的山道，路也寬，車輛馬匹，照樣的

全可以通行，這種路是不用問，陸萬川夏劍鳴全知道。陸萬川扶着夏劍鳴，看到他臉上的神色，知道他已經是強自支持，陸萬川道：「夏師兄，入前面這條岔道，聽他們說也就是一里多路，就可以出山口了，我們出了山口，先找一個地方，就是平常的人家，也可以借他們的地方歇息一下，也可以找好了車輛馬匹，師兄也可以緩緩氣了。」夏劍鳴嘖的嘆息一聲，自己痛心的是現在受這麼重的傷，裕王爺是很看得起自己，所以自己帶着陸萬川秦佩要保護顧庸方逃出魔手，可是自己如今受了這麼重傷，個人的生死全不能準保怎樣，還有什麼力量保護顧大人，受人之託，不能忠人之事，雖說是勢非得已，總覺得對不起裕王爺，現在自己反倒要帶累了別人，所以陸萬川越是對他安慰，他越覺難堪。

這時忽然聽得來路上一片馬蹄車輛的聲音，全是石頭道，又是兩邊高山夾峙的道路，牲口的鐵蹄翻騰，車輪子碾在石頭道上，車馬走得還非常快，把山道上彙成一片繁響，陸萬川等這四個人，此時可還沒到了前面岔道，後面的車輛，這麼疾馳着，這爺四個全往道旁閃，爲是叫他過去。

這時停住身，看到後面過來的，是兩輛轎車子，駕車的是兩匹健騾，趕車的全跨在車轅上，還不住的揮着鞭子，這種車輛在這種地上走，真有些狂，這分明是車把式賣弄

趕車的手段，眨眼間這兩輛車已到近前，兩個車把式，全是差不多的年紀，全在三句左右，車到了陸萬川等身邊，這四個人全貼在山道邊子上。

那知道這兩輛車趕車的把式，不約而同的全從車轆上跳下來，猛然一擄韁繩，這兩匹騾子，跑得興匆匆，突然被這一勒韁繩，立刻全仰頭掙扎，還想往前竄，可是這兩個車把式，手底下真是力量大，口中連喊着，韁繩用力的左右一帶，這兩頭騾子全被勒住，騾子的四蹄還不住的在石頭道上掙扎着，可是嚼環被勒緊了，一步也走不出去，頭裏這個車把式，他一手挽着韁繩，一手把車簾往起一甩，扭着頭向夏劍鳴，陸萬川招呼道：「老客，現成的車，還不上車等什麼，送你們兩站，不比走着快麼。」

陸萬川跟夏劍鳴全愕然驚視，陸萬川剛要開口，問這車把式是什麼意思，你攬客人坐車，也沒有這麼講話的，可是陸萬川才要開口時，車把式扭頭向來路上看了一眼，低聲說道：「長白山當家的，知道你們還沒出岔道口，叫我們哥兩個趕了來，趕緊上車，懷來縣可有人下來了。」

夏劍鳴一聽車把式這個話，趕忙點點頭道：「弟兄，怨我們眼拙，那麼就請你多辛苦了。」夏劍鳴扭頭向秦佩願倩娥招呼道：「你們趕快上車。」陸萬川此時也聽出這兩輛車是白山劍客打發來的，並且懷來縣的官人已經追下來，這條山道上沒有躲閃的地方

，所以全不敢多問，趕緊的扶着夏劍鳴上了頭裏這輛轎車，自己也跟着坐入轎車內，車把式把車簾往下一摺，一抖繮繩，叭啦的一鞭子，這頭騾子，四蹄放開，順着山道往前走下來。

可是到了前面岔道口這裏，轎車却不往西北的岔道走，反衝進了西南這條岔道，陸萬川趕忙向車把式招呼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是往十八盤嶺，這條道不對了。」車把式吃了一聲道：「那條道走不通了，現在還不敢保怎樣，我們走着看，也許還有麻煩。」車把式此時連連的揮着鞭子，這兩輛轎車，順着西南這條山道如飛的下來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經到了前面山口。

前面這個車把式，向後面那個招呼道：「金老四，怎麼樣，跟下來沒有？」後面車把式答道：「還沒看見他們的影子，我們絲毫沒有耽擱，大約不會被他們追上了，往梨樹坡緊趕一程，越過梨樹坡去，小子們再追下來，就叫白費事。」說話間，這兩輛轎車，離開山口已遠，前面是一片莊稼地，這一帶完全種的是高粱，高粱棵子長的十分旺，全有五六尺高，離開山邊，這一帶可完全是土道了，車走在這裏，這裏不像在山道裏那麼大響聲，順着一片片的莊稼地，看方向是斜奔西南，可是走出有二三里路，一連繞過好幾處小莊，順着前面一條土道，却一直的折轉奔了正北。

從出岔道口，這兩輛車，始終沒停，往北出來約有十幾里路，這時天已經過了正午，夏劍鳴跟陸萬川坐在轎車子裏面，陸萬川已經低聲問：「夏師兄，這兩位朋友，分明是彥老前輩手下的人，你是他的門人，怎麼會不認識？」

三 梨樹坡豪俠款客

夏劍鳴道：「我離開師門，已經十六七年了，這次事真出我意料之外，老恩師不只於這些年來，已經隱跡在長白山中，不再出世，江湖上一切事，再沒有他老人家伸手的時候，就連我們想看望恩師，也無法找到他隱居之地，這些年來，師徒間音信隔絕，那知這次，老人家竟是拔刀相助，伸手幫忙，這兩位車把式，我那會認得。」

這時車走出七八里路，前面轉向一片山坡邊，順着山角，是往西北走了，陸萬川道：「夏師兄，你看所走的方向，雖則從岔道口出來，方向是錯了，可是現在看起來，大約也就是多繞了十幾里路，這大約還是奔十八盤嶺的道路。」順着這片山坡下走出足有十幾里，完全是貼着山邊，這一帶還不斷的看到了山邊住的人家，這兩匹驢子真健壯，就這麼緊跑着始終不停，可是依然那麼快，又出來四五里，車忽然停下來，緊靠着山坡下，有兩間草房，草房的門前，放着一個馬槽，和兩個木桶，這是預備給趕路的人馬匹

飲水上料的，在關外一帶，差不多小村莊小鎮甸，全有人作着這種生意，牲口在這裏刷溜飲喂全有人照顧，臨走時，隨便給幾個錢，他們從來就沒有和客人，或是車把式，爭多論少，這是關外一種風氣。

這兩輛車到了這，兩個車把式把騾子勒住，原舊的車輻，牲口可不往下卸，把兩匹騾子全趕到馬槽前。草房裏走出一個老者，年紀也就在五六十歲，身軀倒十分健壯，穿着一身藍粗布的短衫褲，從屋裏出來，趕忙的向兩個車把式打招呼道：「二位把式，牲口跑了不少的路吧，全見了汗了，何不卸一卸鞍子，我給把式溜一溜，車上的老客們，也可以下車活動活動，我這屋裏有絕好的茶，喝兩碗不好麼？」

夏劍鳴這輛車的車把式，他自己已經在伸手整理着車轅和鞍子，全活動活動，肚帶也重勒了一下，向這個賣草料的老漢說道：「老頭兒，我們還要趕緊趕路，只叫牲口上些料，沒有工夫耽擱，這條路上很清靜，你看馬槽裏的草料滿滿的，大約今天我們是頭一撥客上門吧？」這個老頭兒一邊搬着水桶放到馬槽前，帶笑說道：「把式，你說錯了，今天我倒多沾了兩筆買賣，槽裏的草料是我新添上，已經有兩撥牲口過去了，不過這兩撥客人不大好打點，我老頭子險些挨了他們一頓好打，大約這兩撥客人全是衙門口中的人物，說着話來，那像咱們老鄉們這麼客氣，開口就罵，舉手就打，頭一撥三匹牲口

，吃了半槽草料，還饒上三碗茶，臨走時，只給我摺了十幾文錢，可是二撥客人，四匹牲口，多半槽草料吃個乾淨，還叫我添草料，我告訴他得等一等，因為沒有拌好了的，不是我躲得快，那一馬棒，就許把我腦袋打開了花，把式你說，這夠多不講理。」這個車把式哈哈一笑道：「老鄉，不講理的事多着呢，這算你少見多怪，這還算便宜你，遇上那更不講理的，連房子全許給你拆了，老鄉，誰叫你是老百姓呢，老百姓就得吃虧。」說着話，車把式從口袋裏掏出二百多錢，遞給這個老頭兒。

這個老頭兒接過錢去忙說道：「把式，怎麼叫你這樣破費，用不了這麼許多。」車把式手底下整理着嚼環，含笑答道：「因為我不是穿二尺半號褂的人，我也是老百姓，我才知道老鄉你的甘苦，再見了。」這時把牲口已經整理好，這個車把式口中招呼着：「金老四，咱們又得緊趕一程了。」話聲中各自把鞭子揮動，這兩輛轎車仍然順着邊山一帶，緊趕下來。

這時車把式已經跨上車轅，偏着身子把車簾掀起，向車裏邊陸萬川，夏劍鳴招呼道：「你們二位聽見了，人家已經頭裏等着咱們了，不過你們哥兒兩個放心，走在這條路上，想找我們的便宜，還不大容易，咱們比劃着看了。」夏劍鳴忙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始終還沒領教姓名，路上也應該有個稱呼。」車把式微微一笑道：「夏老師，我叫柴守信

，後面的這個伙伴，他叫金四義，夏老師，陸老師，千萬可別跟我們客氣，爽快的招呼我們柴老大，金老四好了。」

夏劍鳴道：「柴師傅，既然全在長白山主門下効力，你我是同門，我焉敢那麼放肆。」這個柴守信道：「夏師傅，你不認識我，我却知道你，我跟你的情形不一樣，你已經十九年離開山主身邊，所以這一帶的事，你不清楚了，不怕你笑話，我們全不是好人，不過歸入山主的門下，我們算改邪歸正，在山主門下効力，我們也算是贖自己的罪，不用細說，你明白了。」夏劍鳴點點頭，跟着問道：「我們現在是不是趕奔十八盤嶺？」柴守信道：「一點不差，不過離着十八盤嶺很遠，我們前面的路還未必走得通，這羣萬惡的東西們，也真個的厲害，他們竟會這麼快也從這條路追下來，並且還越在我們頭裏，這樣看起來，他們的人很多了，好在這一帶，我們還足以對付他們，咱們趕到梨樹坡，也就知道信息了。夏師傅聽說你的傷很重，現在覺得怎樣？你不用擔心，山主既然伸了手，難道還會叫你再落到他們手中麼？」

夏劍鳴很慚愧的說道：「只有仗着弟兄們多辛苦了。」柴守信道：「咱們在此時免去客氣，趕到梨樹坡再談吧。」這個車把式跟着把車簾放下，緊趕着這頭健騾，如飛的向前急馳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太陽已經落下去，這條路上十分荒涼，這兩輛車緊跑下來，

這半天的工夫，就沒有再看見別的车辆行人，往前又走出二里多路，天可就黑下來，順着邊山往西轉了一下，車已經慢了，車把式柴守信跳下車轆，此時陸萬川把車簾擦了擦，看到附近一帶，一片一片的儘是梨樹林，這兩輛車穿着樹林子當中走，這是離開了山坡邊那條土道，轉進一片山灣。

前面緊靠着一片山坡前，疎疎落落有一二十間草房，房子還全是一樣的情形，完全是籬笆牆，木柵牆，就看不到有磚瓦蓋的房子，車往前走着，從山坡邊如飛跑過一人來，遠遠的在招呼道：「柴叔叔，你來了，我爹爹叫你把車向後面趕，車輛得藏起來，午後這裏已經見到他們的人了，全叫我爹爹給擋出去。」陸萬川見說話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也是莊鄉人的打扮，他跟着向後面招呼：「金四叔你辛苦了，整跑了一天吧，這點路走得多冤枉，你跟柴叔叔這算溜騾子呢。」後面的車把式金四義却笑着罵道：「小三子，在四叔面前說便宜話，這又該着我着實的揍你了。」這個少年却帶着笑轉身跑去，這兩輛車順着這片草房的東邊往南轉過來，這一帶更是往上高起的一段山坡，上面還有不少的樹木，路更是不平，車走在這裏，得緊留神，一失神車就許撞在樹上。

這個柴守信跟金四義，口中全不住的罵着，那個柴守信更向後面金四義招呼：「金老四，我們現在真個的就被這羣傢伙逼迫的處處得低頭吃苦麼？我還是不大服氣，我總

想着跟他們痛痛快快的幹一下子，真不是他們對手，那也只好認命了。」後面的金老四答道：「你說的一點不差，我也是想和他們得招呼一下子，總得看看這羣傢伙，是什麼變的，在這種地方，想用勢力那算妄想了，我不收拾他們一下子，總覺得氣不出。」這時這兩輛車已經竄進一片梨樹林，一直的到了一片山根下，這兩輛車再往前走，也不成了，前面的樹木太密，車已經過不去。

鴻 驚 外 基

跟着從北邊樹林中現出一點燈光，一個人提着燈籠，如飛的向這邊跑來，這時柴守信金四義把騾子勒住，車簾撩起，招呼車裏邊的人下車，陸萬川跳下車來，把夏劍鳴扶下車來，秦佩跟顧倩娥也全下了車，方才那個少年，他已經提着一盞燈籠，揹着一條蓆袋，往地上一放，把裏面的半口袋草料全倒出來，喂這兩匹騾子，這個少年跟着起身來，向柴守信，金四義招呼道：「柴叔叔，金叔叔，你們趕緊陪着夏老師到家中去吧，牲口車輛留在這裏，回頭有弟兄們來照看。」柴守信道：「小三子，回頭可趕緊招呼伙計們來，照顧照顧這兩匹騾子，鞍子還沒卸了，別把這兩匹牲口糟塌了。」那個少年忙答道：「柴叔叔不用管了，他們自能照顧着車輛騾子，趕緊走吧，奔馳了一天也該歇息了。」柴守信向夏劍鳴，陸萬川打着招呼，少年提着燈籠，領着路，穿着眼前這片樹林子，往北走過來，從一片柵欄牆後轉過來，到了一個柵欄門前，門大開着，柵欄牆內還有兩

排樹，行列很整齊，迎面是三間草房，草房的門開着，有人站在門前等候，柴守信金四義在前頭領着夏劍鳴等，來到草房前。

站在門前的是個五旬以上的老者，生得五短身材，唇上留着黑鬚，顯得那精神矍鑠，柴守信跟金四義全招呼了聲：「當家的。」這個老者却也說了聲：「老大，老四，你們辛苦了。」柴守信扭頭向夏劍鳴等說道：「咱們裏邊再引見吧。」陸萬川扶着夏劍鳴，向老者點了點頭，一同走進屋中，這三間草房，靠着西邊兩間明敞着，東邊單隔斷開一間，屋中雖沒有什麼好陳設，全是粗製的桌椅几凳，可是顯着那麽整齊潔淨，迎面的桌上點着一支牛油燭，靠窗前兩邊茶几上，還點着兩盞瓦油燈，屋裏顯着很亮。

此時這個老者却向夏劍鳴道：「夏師傅，你大約不認得我了把？」夏劍鳴此時也在十分注意着這個老者的面貌，看着到是有些面熟，忙答道：「老師傅，恕我眼拙，我一時真有些想不起，在那裏見過老師傅了。」這個老者含笑說道：「本來當初見面的時候很少，現在又隔了十幾年，始終沒會在一處，夏師傅怎還會記得呢？我姓黃名謙，當年在長白山，夏師傅還沒離開師門，我那時已經在長白山主門下効力，不過我們全是被派在外面，不常回山，大約當初我們也只見過兩次面，更因為山主的規矩嚴，不許跟一般門下的弟子隨便私談外面的事，所以我們彼此見了很生疎。」

夏劍鳴忙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在長白山是見過兩次了，那時候黃師傅尚在壯年，十幾年不見，你的容貌變了。」夏劍鳴跟着指着陸萬川，秦佩，顧倩娥，全給黃謙引見了，黃謙向陸萬川等很客氣的讓坐，連柴守信，金四義也全坐下，那個少年帶着一名壯漢，提着一壺茶，和茶碗進來，每人面前給獻了一碗茶，黃謙指着少年向夏劍鳴道：「這是小兒黃筱山，可是全招呼他小三子，一般老師傅們，全是看着他長起來的。」這個小三子挨位的全行了禮。

夏劍鳴等此時在燈下看到這個少年的面貌，他的相貌和他父親就不同了，身量高，黑紫的一張臉面，濃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更是虎背熊腰，顯得那麼個別的健壯，從他的外貌上看來，就知道這個少年有一身極好的功夫了。他挨位見過禮之後，侍立一旁，他可不不住的偷偷地看顧倩娥。

這時黃謙却向他招呼道：「小三子，你站在那裏作什麼？還不趕快去招呼他們預備酒飯。」這個黃筱山忙答道：「這就預備好了，叫他們幾位先喝兩碗茶，緩緩氣。」黃謙向夏劍鳴道：「夏師傅，這次的事，事前毫無所聞，一直的到那位鐵師傅過了居庸關，才有把信報上來，這一條路上，我們的人到是不少，只爲往返報信的耽擱，和暗中偵察這次事情的真相，以致誤了事，並且也沒想到敵人會有這麼大的力量，更有這麼多江

湖能手，接應得晚了一步，他們的力量已經完全到了口外，所以現在應付上十分扎手，尤其這一般江湖道，和在官應役的一般人物，全挑選出來的是個中能手，只爲接應晚了一步，叫夏老師受了重傷，我們山主對這件事，也是十分忿恨，反正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叫這一般人落在他們手內。夏老師，你的傷痕現在覺得怎樣？我們全是自己人，別客氣才好，筋骨可不致於有毛病麼？」夏劍鳴忙答道：「黃師傅，現在叫我真覺得羞愧萬分，我受恩師的教誨，這些年來，並沒有爲師門盡過多大力，可是此番反叫山主爲我身上担心照顧，我真沒面目見掌門人了。」黃謙道：「夏師傅，話不是這樣講，事情的成敗榮辱，沒有什麼關係，只問我們伸手辦的事，是否本着我們的門規，以及江湖的正義，十個手指不能一般齊，只要我們道路走得對，稍受挫敗，無須介意，我們終會和他們爭最後一招，山主那裏已經有命令到，夏老師到梨樹坡這裏爲止，你不用再跟隨下去了，你的傷很重，你再跟隨下去，與事情無補，反到容易被牽累。夏老師，這是事實，你不必難過，大約後半夜就有人接你到另一個地方，給你治傷療養，今天白天已經有兩撥人過去了，好在路上已經有人去瞭望着，我們這裏也得預備一下，倘若情形太緊時，只好連夜的再走下去。」

跟着向顧倩娥道：「這位顧小姐，你一個官宦人家的姑娘，竟能這樣隨着他們逃下

來，吃這樣苦，叫人敬服！你放心，老大人他們逃下來，路上到還沒遇到什麼阻擋，現在大約已經安然過了十八盤嶺。姑娘，你身上也帶了傷，我這裏是有家眷的，老妻就在後面，他不過是個鄉下女人，不會說話，願小姐，你不要笑話，回頭叫他們領你到後面，把傷痕重收拾一下。」

願倩娥正色說道：「黃老師，請你別這樣稱呼我了，難女遭逢不幸，一家遇到這種大難臨身，幸而仗着老師傅拔刀相助，助我們爺三個脫身虎狼之口，現在前途上危險尚多，我們爺三個有什麼力量逃出魔手，還不是仗着老師傅們熱腸俠骨的相救，難女自身受這一點傷痕，我還覺得支持的了，但盼着我們爺三個能夠逃得活命，將來仗着裕親王之力，把這個巨奸除掉，我們爺三個還能生還內地，我一家人生生世世不忘大德。」

黃謙忙說道：「姑娘，不用這麼客氣，我們全是一班寄身草野的人，說爽真話，作爽快事，此次對於願老大人，我們破死命的和這一班惡黨週旋，要保全你一家人，不死於惡黨之手，可是決不是單獨的爲了保全你願氏一家，事情關係重大，我們已經得到山主的指示，無論如何，也要助你父女逃出這個奸臣之手，將來關東一帶多少萬生靈塗炭之苦，全在願老大人一身，他個人的生死，也就是千百萬黎民百姓的生死，我們在長白山主門下効力，這件事是我們義不容辭應該作的，你們一路勞乏，也該進些飲食，姑娘

你到後面收拾一下，回來咱們一同用飯，我已經說過，我們這梨樹坡，未必是安全之地，你們說不定還許連夜走下去。小三子，你把姑娘領到後面。」

顧倩娥他任憑如何酒脫，不像平常婦女那麼拘束，但是路上終有些不方便，此時也不再客氣，跟隨這個黃筱山到後面收拾傷痕，更換衣服，這裏秦佩也把傷痕重敷上藥，紮裹一下，他倒是年輕力壯，現在行動如常，只有夏劍鳴，這個鏢傷發作得很厲害，他現在也不能真個的咬着牙，還跟他們一路走了，自己只有聽從這個同門黃謙的話，等候着長白山主打發人來接他，跟着進來兩名壯漢，把桌椅擺好，不大的工夫，酒飯全送進來，顧倩娥也從後面出來，這班人全是風塵中人物，所以全是很豪爽的坐在一處，吃着飯，談着話。

四 三追三擋

夏劍鳴自從離開師門十幾年，他個人奔走風塵，想樹立一些事業，不過十幾年來，事情總是不能如願，因頓在江湖中，自己因為個人的事業立不起來，所以這些年只到關外來過一次，更沒找到恩師，他仍然回到關裏，後來，投身在裕王府，倒是頗蒙裕王爺的青眼看待，他對於師門中音信隔絕，他也認定了師父白山劍客，不再出世了，那知道

這些年來，他在關東口北，依然掌握着一種潛勢力。

不過他收錄的這班人，跟當初夏劍鳴投在師門的情形不同，這班人完全是白山劍客在關東三省一帶，收服的一班草野豪俠，寄身綠林的人物，凡是白山劍客認為可以把他們從邪道上引入正路，就把他們收在門下，領導他們，在關東一帶作些豪俠事情，這班人凡是入了長白山主門下的，平時全是各有一種事業來作他們長期的生活之道，一旦有了需要他們出力的事，立時可以為長白山主獻出全份的力量來。這梨樹坡黃謙，就是領率口北一帶的首領，他這手底下有幾十名得力的弟兄，散佈在這一帶，梨樹坡這裏，二十多戶人家，完全靠着這片山地生活，每年的生產除去大家的用度，還有盈餘，所以他們決不會作強取豪奪的事，暗中却把這一帶，保護得商民客旅，決不會再遇到意外的損失。

大家酒足飯飽之下，黃謙向夏劍鳴道：「夏師傅，你暫時到裏間歇息一下，不過你今夜是一定走，倘若前途上沒有什麼變故，陸老師們倒可以在這裏歇息一夜，天亮後從這裏起身，仍然是叫柴老大金老四護送起身，萬一有什麼信息到來，那可就得立時走了。」這時也不過就是二更左右，黃謙剛要分配着這班人安歇之地。黃筱山匆匆的從外面進來，向黃謙道：「爹爹，黑松崗那裏，祝三叔打發人下來，說是今天白天所過去的弟

二撥衙門口的人，他們過了黑松崗後，忽然抄着小路，從齊家營轉過去，看他們情形，似又返回原路，不過他們沒從山邊這條道走，祝三叔恐怕這裏沒有提防，他們萬一硬撲上來，被他們發現這裏有他們追趕的逃犯，雖則不致於就落在他們手中，可是梨樹坡這裏，將來可就有麻煩了，祝三叔叫告訴爹爹，還是趕緊叫這幾位立刻離開梨樹坡才好。祝三叔知道是柴大叔金四叔護送，告訴二位叔叔，躲避着他們撲回的這條道，出梨樹坡走黃土窪，奔黑棗林，繞北山角過去，祝三叔那裏也派出人來，順着這條路，給淌着道，就是路上真個的遇上他們，倒容易辦了，告訴爹爹千萬的別太輕視他們，梨樹坡這麼些年的心血，平白的斷送了，連一班弟兄也不能在這裏再安居下去，那太不合算了，來人叫我轉告爹爹，他不進來了，叫爹爹趕緊照辦才好。」

黃謙一聽，立刻憤然站起道：「好厲害的傢伙們，就敢這麼步步緊逼，真有些叫我們喘不過氣來了，好，咱們這就預備走，小三子，告訴伙計們把牲口預備好了，你也收拾收拾，咱們爺們，也要見識見識，這班人有多麼厲害，他們吃了熊心豹胆，就敢在這條路上這麼發威。」這個黃筱山答應着剛要出去，外面又走進一個壯漢來，向黃謙道：「當家的，盧家堡那裏，打發一輛手車，從後山道過來的，說是接夏老師到那邊去，車子在外面等着了。」

黃謙道：「很好。」跟着向夏劍鳴道：「夏老師，現在山主打發人接你到盧家堡暫住，我也不跟你客氣了，事情緊急，我們也就得立時動身。」夏劍鳴帶着十分慚愧的站起，向顧倩娥道：「姑娘，我夏劍鳴這算有始無終，身負王爺託付之重，更叫姑娘你也帶了傷，我只要傷痕趕快的好了，我必然要趕奔甘肅省，但是我若成了殘廢，咱們也就算來世見了。」陸萬川道：「夏師兄，何必說這種話，你的傷，決不會有什麼大妨礙，我們先走下去，你養個十天半月，也就會好了，你想我們此番逃奔甘肅省，不是一時半時能回來的，咱們弟兄能夠照樣的集合一處，不要耽擱，你趕緊走吧。」

陸萬川給他提着包裹，扶着他，黃筱山點起一盞燈籠，引着路，黃謙顧倩娥秦佩，全送到了屋門外，夏劍鳴回身攔着道：「你們也該預備起身，不要送了。」黃謙等依然跟隨到籬笆門外，這才由黃筱山，陸萬川，把夏劍鳴送到山坡下，那裏停着一輛手車，推車的是一名四十左右的壯漢，陸萬川照顧着夏劍鳴坐在手車的半邊，黃筱山向這個推車的壯漢道：「就是你一個人來的，不用我們送你一程麼。」這個壯漢道：「少當家的，你不用管了，後山口那裏有人接應，咱們再見了。」壯漢推起這個手車子，順着山坡下，一直的奔梨樹坡後面一條小道而去，陸萬川跟黃筱山翻回來，柴守信，金四義，已經從後面梨樹林中，把兩輛轎車趕出來。

陸萬川跟黃筱山回到屋中，黃謙向黃筱山道：「回頭你告訴齊五叔一聲，叫他預備幾個人，在山口一帶瞭望着，萬一咱們迎不上他們，他們真個的闖到這裏，這裏可別跟他們含糊了，無賊無憑，怕個什麼，說翻了只管和他們招呼，反正沒有別的犯法證據落在他們眼中，他難道還把梨樹坡給洗了麼。」

這時陸萬川，秦佩，顧倩娥，各自把個人的包裹兵刃拿起來，黃謙却從牆上摘下一條棒棰來，圍在腰間，拿了一頂馬遠坡大草帽子扣在頭上，向陸萬川道：「咱們走吧，在路上我們可是前站，我們爺兩個頭裏淌道，好在柴老大金老四全是很好的本事，真個走不開時，牲口車輛扔下也能脫身，用不着提心吊胆。」陸萬川帶笑說道：「我們有當家的爺兩個保鏢還怕什麼，反正這場事，是走着瞧，事情逼迫到頭上，惹多大亂子也得算着了。」說着話，一同走出屋來，兩輛轎車，已經停在籬笆門外，車頭裏更有兩匹棗紅色的馬，兩個壯漢，抓着嚼環在那等待着。

陸萬川叫顧倩娥，自己坐在頭輛轎車裏，陸萬川秦佩坐第二輛轎車子，這時黃筱山已經從山坡那邊走來，身後還跟着一人，這個人四十多歲，身軀頗爲雄壯，緊走過來，向黃謙道：「當家的，我聽小三子說了，你放心，這梨樹坡從來不許邪魔外道到這裏攪擾，他們真個來了，多少總得給他點苦子吃。」黃謙道：「五弟，你小心些應付就是了」

，我不定什麼時候回來，到黑松崗，若是得到山主的指示，我估量着還許叫我跟兩站，明天就許回不來，反正咱這裏別叫他們找到了把柄，我們爲得日後，別弄個不能安生。」這個壯漢答道：「當家的，你走吧，不用多囑咐。」

黃謙跟黃筱山爺兩個，從壯漢手中把韁繩接過來，各自飛身上馬，黃謙扭着頭，向柴守信招呼道：「柴老大，我們爺兩個先走了。」跟着一抖韁繩，這兩匹牲口，順着山坡，往山口那邊衝去，兩輛車也跟着往外走，出了梨樹坡這個山彎，走出沒多遠來，顧倩娥在車中，已經聽不到前面兩匹牲口的蹄聲，這一帶沒有村莊鎮甸，除了一眼望不到邊的莊稼地，靠着西邊，就是一處處高低起伏的山崗，一處處叢雜的樹木，真是個荒曠的地方。

這兩匹健騾，也是越走越快，蹄聲，車輪聲，衝破了這一帶黑暗的夜景，柴守信，金四義，也全跨在車轅上，不住的揮着鞭子，雖則道路黑暗，可是這兩個人似乎對於這一帶的道路很熟，放開韁繩，疾馳下來，離開梨樹坡大約足有二十多里路了，顧倩娥是緊坐在車簾前，不住的撩着簾子往外看，路上又黑暗，車走得又快，任什麼也看不真切，偶然的看到遠遠似乎有村莊，可是一點燈火也望不到，這種地方夜間就沒有行人車輛，黃謙父子二人，已經不知走出多遠去了，這兩輛車這麼緊走，一點望不到他父子的影

子，也聽不見一點蹄聲，這兩輛車似乎往東轉過去，顧倩娥仔細辨別着，前面高聳起天空，是一座山頭阻擋着正北，這兩輛車得從山根底下往東轉過去，眼前的這條道很狹，也就是五六尺寬，靠着往東，隨着道路彎轉去，是一大片蘆葦塘，這一段道路，比較蘆葦塘高起數尺，這種地方，若是有兩輛車，就錯不開，非得遠遠的打招呼，必須有一邊停下的躲避着，兩下的車才能錯開，可是走在這麼險的地方，柴守信跟這個金四義，連車也不下，依然跨在轅上，車還是走得那麼快。

倩娥在車裏邊看着，全有些眼暈，可是剎那間已經轉過這個山彎，路是依然向北走，不過道路不像先前那麼平了，依然是緊靠着山邊上，可是隨着山勢起伏，道路是一片高一片低，這一帶比較寬些，可是靠東邊依然是大片的葦塘，這兩輛車上，也全是沒有燈籠，這時轉過這段彎轉的道路，隱隱聽得遠遠有犬吠之聲，車正往前走，柴守信忽然緊着一勒韁繩，更向後面的金四義招呼：「老四，勒着點，大概是當家的翻回來了。」這兩輛車立刻全走得慢了。

倩娥趕緊擦開車簾，向前望去，果然遠遠的看到這條道上，有一點黑影子搖動着，漸漸的聽到了蹄聲，這時柴守信和金四義，全把牲口勒住，車停下，因為他們也辨不真切來的究竟是否自己的人，不過可辨別出一人一騎，就不是自己人，也好應付，車停

住了，柴守信已經跳下車轅，這時迎面這匹牲口，已經風馳電掣來到近前，這匹牲口在車頭裏一打盤，馬上人立刻打招呼道：「柴大叔，你們把車趕緊的往前緊趕，一箭多地外，那裏有一處豁口子的地方，車可以趕進去，頭裏有人下來了，我們就在這一帶要跟他們較量一下，柴大叔，可千萬別動手，我爹爹叫告訴你們等着，把他們引走了，你們趕緊的再往黑松崗趕下去，快着點，我們得抄着葦塘北邊轉下去，在這裏和他們招呼。」馬上說話的正是黃筱山，他說着話，牲口始終沒停住，在車頭裏盤旋了兩次，立刻一抖韁繩，又如飛的西北疾馳下去。

這個黃筱山走後，柴守信向金四義招呼道：「金老四，你聽見了，當家的可不叫咱們動手，咱們先把車隱藏起來，回頭再拿主意，金老四，你說對不對？」金四義道：「快着點，把車趕進豁口子去，有事裏邊商量。」柴守信一揮鞭子，轎車順着山邊往前出來有一箭多地，果然這裏有一個豁口子，這可並不是正式的山道，車子往裏趕進來，就仗着這兩匹騾子全是十分矯健，順着一片高坡走上來，這短短的一段路真險，騾子的蹄鐵，登在這種凹凸不平的石頭上，錚錚的響着，兩輛車全到了這個豁口子內。

往裏走進十幾丈來，却是往北轉着，有一個小小的山環，可是再往前去，決沒有道路，不過是樵採的小道，兩輛車可是足可以隱蔽住，車停住，顧倩娥一掀車簾跳下車來

，陸萬川秦佩也全下了車，這三個人是一樣的打算，因為車停在這，固是個死路，總得提防一下，萬一黃謙父子擋不住人家，不能叫人家在這裏堵死的，柴守信却不用陸萬川等說話，他却招呼道：「陸師傅，不許咱們動手，還不許咱們看麼？順着北邊這條山道，可以翻到豁口子上面去，咱們看看熱鬧，究竟來了幾個。」柴守信這個話，正合陸萬川等的心意，這五個人順着這條山道翻上前面的山頭。

因為大家在黑暗中呆得久了，現在借着天上的殘月疎星，到可以辨別出下面的一切。山頭下面這條土道上，靜悄悄只有一陣一陣的風吹過，東邊的那片葦塘，和再靠北邊的一片莊稼地，風過處，全嘯啦啦的響着，這五個人全爬在山頭上，靜靜的等待着，工夫不大，柴守信低聲向大家招呼道：「你們看，北邊大概有人來了，聽，是馬蹄的聲音吧？」顧倩娥，秦佩，陸萬川，金四義全往北邊仔細的注意着，果然遠遠的這條土地上似有一行黑影，並且隱隱聽得馬蹄子聲，在大家注視之下，很快的已經看清楚，有三匹馬如飛向這邊跑來，眨眼間離着這般人伏守的小山頭邊，只有一二十丈遠了，馬走如飛，帶得塵土翻起，這三匹馬跑過的地方，如同湧起一層雲霧，迷漫在這一條土道上。

這三匹牲口剛到了這個小山頭的近前，柴守信等怎麼也想不到，葦塘內會潛伏着人，突然從偏着東南一片蘆葦塘中，嘯啦啦一片暴響，竟從裏面衝出兩匹棗紅馬，這不用

辨別，馬上的人就知道是黃謙父子了，顧倩娥等越發的驚異，不知道他父子二人什麼時候竟會繞到這裏來，並且始終沒聽到葦塘中一點動靜，此時更辨別出頭裏這匹馬上人形瘦小，定然是小三子，後面的是黃謙了。

這兩匹馬在葦塘內，是緊加鞭，牲口被打得似乎暴躁猛竄，從葦塘裏竄出來，勢子非常急，此次從北邊來的這三匹牲口，也因為走在這種道上，是荒曠無人之地，又是在深夜間，離着他們所去的地方，尚有一大段路，所以也把牲口放開了飛跑着，眼前這一段路是往東突出，從北邊來，這條土道也是隨着山勢往東彎轉過去，小三子這匹牲口竄出來，他是斜着往山邊這邊猛撞過來，跟黃謙的馬是馬頭接馬尾，這情形好像他們爺兒兩個的牲口，也在較勁，一步不肯落後。

這時北邊這三匹牲口已到近前，小三子這匹馬他好像是勒不住韁繩，牲口已經竄到山根下，馬頭已經眼看着要撞到山根下的小樹上，他口中喊着：「好傢伙！」猛然一帶左手的韁繩，牲口也在因為要撞到小樹上，前蹄往起揚，小三子這一帶韁繩，牲口是猛從南往東轉過來，北邊的三匹牲口，頭裏一匹白馬已經到了，他雖則也發現從葦塘中竄出人來，他口中在喊着：「喂！讓道。」他是想往東略一偏馬頭，就可以竄過來，那知道小三子這種按制牲口的手段，真有特別的本領，牲口這一轉過來，他似乎暗中用兩足蹄

，猛往自己牲口的馬腹上一磕，牲口是最怕這一手，希嘩嘩一聲長嘶，牲口是猛往前竄，不過馬頭被帶得硬在這五六尺地方猛轉，所來的頭裏這匹白馬，正好是到了眼前，馬上人一聲怪叫，猛往左一帶韁繩閃避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小三子這匹馬腹疼，猛往前竄，迎頭這一有阻擋，兩隻前蹄往起一揚，整踢在白馬的右肋上，這種牲口蹄子底下，全是掛着鐵掌子，這匹白馬那受得住，疼痛之下，兩隻前蹄，也是往起一揚，往東一甩，牲口直立起來，馬上的人，整個的從馬背上給翻下去，小三子這匹馬可竄過去，後面兩匹白馬，見頭裏的自己被撞下馬來，他們的牲口也是往前緊跑着，他們全在怪叫着，往左右帶韁繩，不叫牲口再往前竄，免得把自己人踩死，他們牲口雖則一個往東，一個往西，盤旋過來，往東轉過去的馬上人，口中亦在暴喊着：「野雜種，你別走。」他是在罵小三子，可是黃謙這匹馬，已經跟小三子這匹牲口，同時把馬頭轉過來，往北猛竄，這一來，向西轉過來的這匹白馬，正好和黃謙的牲口撞在一處，這個黃謙，在自己的棗紅馬擦着這匹白馬頭猛竄過來之下，口中在喊着：「滾開吧。」他的牲口往前一竄，右手的馬鞭子，掄起來，叭噠一下，正打在這匹白馬的馬頭上，這匹白馬被打得更重，往起猛一竄，已經驚了，因為馬眼已被打傷，斜着向山邊小樹上撞去，黃謙，小三子這兩匹牲口往北緊跑下來。

可是所來的第三匹馬，他從東轉過來，正往北竄，馬上人在狂喊着：「是人生父母養的好種，別跑。」他口中罵着，不管那兩個伙伴，往北緊追，這個馬上人在牲口上，似乎很有功夫，他往北追的勢子真急，緊追着黃謙的後影撲上來，一逃一追，不過剎那之間，這個追的牲口脚程也快，在他罵聲中，他的牲口離着黃謙只有兩三丈，就見這個人突然一揚手，口中在喊着：「下來吧。」一點寒星，脫手打出。這時小山頭上的人，看得還清楚，見他這支鏢發得勁疾，打得真快，山頭上的人很替黃謙担心，因為有馬蹄的聲音擾亂着，不容易聽出暗器的風聲。

可是這支鏢打到黃謙的背後一剎那，黃謙的牲口突然向東一轉，更在馬上一俯身，這支鏢打空了，可是黃謙的牲口圈過來，口中在罵着：「好下流的東西，老子得教訓你了。」他們牲口已經很近了，黃謙的牲口這一轉，這匹白馬已經馬頭到了黃謙的馬尾，可是黃謙牲口不往東竄，猛一帶韁繩，硬轉灣，竟跟這個追趕的人兩匹牲口成了直線，全是馬頭跟馬尾並着，不過牲口全是很快的猛竄着，追的人往北，黃謙往南，兩馬交錯之下，黃謙手中的馬鞭子猛往後甩，照着白馬上的人右肩背猛打，可是這個騎白馬的人也不弱，他也是照樣的馬鞭子抓到右手，向黃謙的身上打來。這一來，兩條馬鞭子確在一處，叭啦一下，這兩匹牲口已經全踏開，可是小三子的牲口也圈回來，他是猛加鞭，這

匹棗紅馬四蹄懸空，往南一竄，正個的向這匹白馬撞來。

五 父子戲三兇

可是這個白馬上的人，他已經知道這兩匹棗紅馬上的人是誠心等他們的，他的牲口趕緊往西一帶，他已經把傢伙抓到手中，口中在喊了聲：「好匪棍。」一口鬼頭刀，斜甩着向馬上的小三子右膀上砍來，小三子一下子沒撞上他，猛然向左一領韁繩，牲口猛向東一竄，已經把鬼頭刀閃開，小三子的牲口可是由東往北一轉，口中喊着：「接傢伙。」一抖手，一塊飛蝗石，照着這個馬上的人面門上打去，可是那個馬上人一鬼頭刀砍空之下，趁勢往起一翻，把這塊飛蝗石磕飛，他的牲口可是二次圈過來，從西轉過來，往南一竄時，這個小三子的牲口，却往東一帶，仍然是向東猛撲，跟他的牲口硬撞，可是這個白馬上的人，他把牲口往左一帶，這次他的打算還是真厲害，他看出來人，馬上的功夫比他高得多，他的牲口這一轉，小三子的馬撲空了，可是這個人的鬼頭刀，他不往小三子身上招呼，却照着棗紅馬的右膀上猛砍，他這一刀，只要掃上這匹棗紅馬，小三子非被跌下來不可，可是這個小三子，在牲口撲空之下，已經探手腰間，甩出一條桿棒，從下往上翻，噲的一聲，兜在了鬼頭刀上，把鬼頭刀蕩開，兩匹馬可已經分開，小三

子也是安心要擗他一下子，在牲口往前竄之下，這個小三子雙腿往馬腹上一合，他上半身猛往後一仰，這條桿棒竟是從他自己身上，猛往後一甩，這條桿棒向馬尾後甩出去，棒頭照着白馬上的人左肋後打到。

這個馬上人，幾乎被桿棒打傷，因為他的刀翻不過來，這個人他居然全身猛往右一翻，左腿已經從馬背上撤出去，左手抓着了馬鞍上的鐵過樑，一個鎗裏藏身式，全身隱在白馬的右肋旁，把小三子的桿棒，算是躲開，牲口緊往山根底下竄過來，可是這個人猛一聳身，竟從馬鐙上竄下來，落在山根下，牲口向南竄出去，這個人他猛然往起一聳身，縱躍的功夫，還是又輕又快，往小三子的馬後猛撲過來，他口中在喊着：「你還往那走。」身形往土道上一落，鬼頭刀照着棗紅馬的後膀上砍來。

小三子他已經看見這個人，離開了牲口，此時黃謙已經向南撲上去，和那落馬的兩個人動上手，小三子他又是足踵一磕馬腹，這匹牲口是他練熟了的，四蹄一登，斜向東南猛一竄，這個人的鬼頭刀砍空了，可是往起又一縱身，仍然追了來，小三子在馬上喊了聲：「好小手，隨小爺爺裏邊招呼。」他的牲口在他喊聲中，竟是偏着北邊的一片高粱地內竄了進來，他怎麼竄進來，身形是決不能掩蔽，可是他牲口一竄進高粱地，手底下却發了威，這條桿棒在馬上盤旋舞動，飄啦啦在暴響着，他用桿棒保護牲口，不叫高

梁葉子掃着馬頭，這個追趕他的，一撲進高粱地，可吃了虧，因為這種高粱葉子，鋒利如刀，只要被葉子掃上，就得帶傷，他也得用鬼頭刀左右的砍着往前進，這片高粱地算遭了殃，一條桿棒，一口鬼頭刀，高粱地內湧起一片劈叭噴嚏之聲，可是這個追趕的，任憑他身形多麼輕快，終歸是兩條腿，比不了四條腿。

小三子這匹牲口在高粱地內，忽東忽西，忽南忽北，這個人追趕的一連幾次撲空，竟是破口罵道：「小雜種，你要是江湖上好朋友，跟老子招呼，你想逃出手去，那是妄想了。」因為他已經辨別出，馬上人年歲很輕，小三子也在還口罵道：「該死的下流東西，你還想着升官發財，你是送死來了，小爺爺找好了地方，好葬埋你。」小三子口中喝罵着，這次牲口却往東直竄下去，前面的高粱棵子，劈叭的暴響着，這個追的人，用鬼頭刀分撥着高粱棵子，也往東緊追，可是小三子的牲口快，眨眼間已經出去二十多丈遠，這個追的人，仍向前猛撲。可是前面的聲音，忽然寂靜下來，這個捉鬼頭刀的人，猛向前緊竄，趕到追出二十多丈遠來，竟是發現那匹棗紅馬，停在高粱地內，牲口也因爲奔馳的工夫大了，在那片高粱地內，緩緩的轉着。

這個追趕的人，一聲怒罵道：「小雜種，你就這麼逃出手去，你跑到鬼門關上，活閻王也把你捉回來。」趕情小三子，今夜所遇的竟是橫行東邊，並拉過大幫佔過山頭

，做匪首多年的活閻王金兆慶，他因為積案如山，關東不能立足，他才混跡軍機大臣那中堂府中，作了護院的教師，更成了那中堂的心腹，他們分路帶着人追趕御史顧庸方父子，今夜他的兩個人，一個是在那中堂府中同夥弟兄趙大剛，也是從前在關東拉大幫的，一個叫周起鳳，是大興縣一個辦案的好手，順天府大班頭周震，在懷來縣東南土地祠捕拿逃犯失利，可是當天天亮前，就跟活閻王金兆慶遇合，這個順天府大班頭周震，確實是個辦案的厲害能手，他立刻跟金兆慶趕奔懷來縣，調動當地的捕快，分三路趕下來，他竟是計算這般人，非奔十八盤嶺走不可了，所以他指揮着這般人分三路，從三條道追下來，夏劍鳴等在岔道口若不是有柴守信，金四義接應，逃奔相反的方向，恐怕早已落在他們手中。

可是今夜活閻王金兆慶，帶着兩個人往這條道追下來，因為他在關外多年，江湖上一切的情形瞞不過他眼去，梨樹坡那裏，也已經到過，因為頭裏已經打發懷來縣兩名能幹的眼綫，抄着小路飛撲黑松崗，黑旗營，那又是奔十八盤嶺的咽喉要路，他在梨樹坡雖動疑心，沒敢耽擱，因為踩盤子的，只能查探逃犯的蹤跡，他可決沒有力量阻擋逃犯，所以他一直的趕奔黑松崗，到了那裏，跟作眼綫的會合之後，只查出頭兩天過去一撥人，當天從白天到天晚，就沒有跟逃犯相似的人，從這個要路口過去。活閻王金兆慶，

趕緊的叫眼綫奔十八盤嶺，他叫翻回來，到梨樹坡搜查，這才被黃謙父子截住他們。

這個活閻王金兆慶，此時忿怒之下，他竟要拿小三子這匹馬洩憤，掄起刀來，口中喊着：「先宰了你這畜生，再料理那個小雜種。」這個活閻王金兆慶，他是怒極了，以他過去在關外一帶，更拉過大幫，作過當家的，也稱得起闖江湖的一條漢子了，現在想把這匹棗紅馬砍死，這是極無味的舉動，像他這樣身分，實不應該這麼作，可是他被這個小三子引逗得怒火萬丈，此時真是形如瘋狂，他手底下遇上什麼，什麼遭殃，他還是喊出口，手底下這口鬼頭刀，掄起來照着這匹棗紅馬猛砍了去。

這匹牲口，他也知道有人要不利於他，希嘩嘩一聲長嘶，一揚頭，可是這口刀，已經砍下來，牲口那會躲得開。此時突然左邊有人在暴喊中：「好猴兒崽子，這邊來。」唰啦一條桿棒，從下往上翻，正兜在活閻王金兆慶的鬼頭刀上，噲的一聲，把刀給震起來，桿棒是軟硬的傢伙，棒頭已經把刀捲着，活閻王金兆慶哇呀呀一聲怪叫，他的右臂向外一抖，猛一奪刀，可是身左側這個人，把桿棒猛一抖，已經從鬼頭刀上退下來，金兆慶用力過猛，自己的身軀反往右踉蹌撞出去，仗着這個傢伙力氣大，左腳向右用力一點地，把身軀挺住，趁勢斜轉身，鬼頭刀從右往後倒甩出來，他這一手用得還是恰好，這個小三子暗中算計他，桿棒退出去，一個蛇行式，跟蹤撲過來，桿棒用力往前一抖，

從高粱棵子中穿着，向金兆慶點來，金兆慶這一倒甩刀，把桿棒的棒頭磕出去，小三子那裏往回一撒招，口中在喊着：「好小子，有兩下子。」

那個活閻王金兆慶，一聲怒吼，他趁着小三子往回撒桿棒的工夫，把鬼頭刀往起一掄，看準了高粱棵子搵動的地方，往起一聳身，餓虎撲食式，連人帶刀一塊落，照着小三子停身處猛砍下來，這種勢子來得還是真猛，可是小三子一聲狂笑，嘯啞的高粱棵子一響，斜往東南竄出去，口中又在招呼：「猴崽子，不怕賠本，把吃奶的勁全使出來了，小子你還差得多呢。」這時活閻王金兆慶，噉噉的一連打起三聲胡哨，呼應他的伙伴，趙大剛，周起鳳，往這邊集攏，以便堵截，可是他跟着悄悄把鏢登在左手，口中在罵着：「小雜種，金老子今夜跟你拚個生死存亡，叫你逃出手去，就枉在江湖上闖了。」話聲中往前一聳身，口中在喊着：「你還往那裏逃。」

這次活閻王金兆慶，用的是明攻暗算，他身形一撲過來，刀往下砍，其實他沒看出小三子落脚的地方，他就爲的是逼迫小三子的身形移動，果然他這一刀砍下來，小三子又往東一竄，活閻王金兆慶，暗中咬牙喊了聲：「你還想往那逃。」左手一振腕子，這隻鋼鏢脫手打出，可是他任憑如何暗算，這是在高粱地內，小三子的身形又沒竄起來，他的鏢不能夠從高粱棵子上面打，必須穿着高粱棵子平打出去，這一來，鏢打出去，那會

沒聲音，他這一鏢發出去，靠着牠落腳的東邊，却怪叫着道：「哎喲，好鏢。」金兆慶認爲已然得手，他往起一聳身，向東擋，可是他竄起來，那個小三子也聳身躍起，口中喊着：「沒打着。」桿棒可是已經掄過來，這一下子，沒闖王金兆慶險些死在桿棒下。

他身形縱起來，桿棒也甩過來，金兆慶就知道上了當，趕緊用力的把身軀往下一沉，掌中的鬼頭刀，往上一翻，他的身軀已經落下來，刀也撩在桿棒上，不過他的身形往前竄得太急，已經欺得太近了，刀往上橫着一撩時，正撩在桿棒的中腰，桿棒是猛往下砸，勢子猛，雖則猛殺他一架，棒頭已經沉下來，「叭」的一下，正砸在活閻王金兆慶的肩頭上，金兆慶覺得右肩頭後火燒的疼，他是想安心拚命，小三子也是安心收拾他，不容他走開，跟着又喊了聲：「再來一下。」這條桿棒喇啦的掃着高粱棵子，照着活閻王金兆慶左太陽砸到，金兆慶往下一低頭，桿棒擦着頭頂掃過去，金兆慶可是跟着往前一聳身，一抖右臂，掌中的鬼頭刀，照着小三子停身處猛扎過來，小三子桿棒已然撒出去，身形在高粱棵子內一掙，金兆慶的鬼頭刀，又遞了空招，可是此時道邊子那裏，已經連着有人高聲叫罵：「好大胆的匪徒，真敢拒捕傷人。」可是跟着在這人叫罵聲中，道邊子上的高粱棵子，嘩啦一聲，倒了一大片，已經有人擰進高粱地內，跟着更有人喊：「小三，這麼沒出息，一條癩狗你全收拾不了，你真太現眼了。」

此時小三子正在東竄一下，西竄一下，活閻王金兆慶，不止於右肩頭後，已被小三子的桿棒打傷，尤其是這幾次猛撲，自己吃了大虧，這種高粱地內，本不是動手所在，高粱葉子鋒利如刀，被葉子掃上就是傷，活閻王金兆慶，此時兩隻手背，跟頭面上，已經被高粱葉子劃傷了七八處，身上再出了汗，汗流在傷口裏，像用鹽水浸的那麼疼，此時更聽到道邊子上所發的喊聲，自己連打了好幾聲胡哨，沒有人接應，就知道趙大剛，周起鳳也不是匪徒們的對手了，此時更聽到高粱地邊子上，匪徒所發的狂言，金兆慶簡直要氣死了。

他把掌中刀一個夜戰八方式，圍着自己上半身，一個盤旋舞動，口中在罵着：「大胆匪徒，你們真要造反了，金老子倒要看看你們，有多大本領。」這次他掌中刀不停，高粱棵子又被砍得四下紛飛，他就這樣，向前猛衝過來，因為金兆慶自己知道，不趕緊退出高粱地，太吃虧了，這裏邊不容施展，尤其是高粱棵子處處阻擋着，無法動手，他這麼往外退，已經向東竄出三四丈來。

那個小三子聽到他爹爹飛虎黃謙的喊聲，他忙的高聲答應着道：「我這剝獺狗的皮呢，你等着吧，作出活來，總乾淨，這就交活了。」金兆慶是往外猛竄，他揮刀亂砍高粱棵子，自己身邊就是一片暴響之聲，這就是他自己找苦子吃，這一來別處的聲音，再辨

別不清了，小三子的喊聲；他固然隱約的聽見，可是他急於往外竄，就沒十分注意小三子的停身所在，眼看着離道邊子只有三四丈遠，突然間面前離開五六尺，有人暴喊聲：「猴崽子，你栽了，打。」這一個打字喊出，一條桿棒撲頭蓋頂砸下來，金兆慶把掌中的鬼頭刀猛往起一翻，用刀頭找棒頭斜往上一撩，可是這條桿棒條然往回一撤，又一個「打」字喊出，桿棒已經從高粱桿子下猛穿過來，照着金兆慶的肚腹上點來，金兆慶趕忙向左一縱身，可是那知道小三子完全是虛招，決不是真碰真點，桿棒往外一遞，很快的一收，金兆慶只顧了提防他這條桿棒，那知道身形往左一縱，這個小三子悄悄的右腿向前一伸，脚尖向活閻王金兆慶右腿腕子上一勾，這一下子，金兆慶整個的身軀向前摔出去，唵喳喳一片暴響，高粱桿子被砸倒了一大片，身軀倒下去，小三子哈哈一笑道：「癩狗這該着下鍋煮狗肉了。」

六 逞威樹怨

可是這個金兆慶終歸是在江湖上已經闖出來的一條硬漢，現在他這麼處處吃虧，就因為這一帶對於他的形勢太不利了，身形倒下去，鬼頭刀照樣握在掌中，小三子往這邊一撲，金兆慶一個鯉魚打挺，身形躍起，他這口鬼頭刀，一個夜戰八方式，刀在他自己

的四週盤旋，一轉身形，已然向東竄出去。小三子一下子撲空，桿棒順勢向右一甩，口中在喊着：「獺狗，你還想往那逃。」可是這次金兆慶身形縱出去，他已經提防到小三子的桿棒，跟着他身形趕到，小三子的桿棒一甩過來，他的身形微住北一擱，掌中刀用足了力量，向桿棒頂上一崩，桿棒被震出去，他可是左手又登到一隻鏢，他的刀把桿棒一崩出去，這隻鏢隨手發出，小三子還真沒提防到，他這次用這麼大力量，桿棒一被盪出去，自己的身形被帶得向左一偏，這隻鏢已經打到，相離太近，猝不及防，小三子只好趁勢向左一聳身，這隻鏢是奔小腹打過來的，小三子向左一閃，鏢穿着右膀旁的中衣打過去，這還算便宜，沒受重傷，右膀旁被鏢鋒掃了一下，帶了輕傷。

活閻王金兆慶，他趁勢一聳身，向東連連的緊縱，居然被他竄出道邊，跟着撮唇打胡哨，偏着道邊子的南邊有人接了聲，往這邊竄過來，口中招呼着：「金老爺，怎麼樣？咱們趙師傅可受傷了。」竄過來的正是大興縣捕快周起鳳，他跟趙大剛被飛虎黃謙一個人，戲弄個淋漓盡緻，只因為他對於飛虎黃謙下死手，這才招惹得飛虎黃謙，一時忿怒難忍，把這個趙大剛用排山掌打出去，膀骨摔傷，不能行動。此時周起鳳能夠撒身趕奔這邊，這可是便宜了他，因為飛虎黃謙始終不叫北京城下來的人看清了自己的面貌，也實在是因為這羣東西不難對付，可是他們的勢力太大了，關裏關外隨時可以調動地方

官人協助，黃謙早已囑咐好了，小三子也要注意，不要叫來人看清了面貌，更對於他們在但分得已下，不要下死手，免得將來的事，無法收拾。可是黃謙在已經打傷了趙大剛之下，他手底下依然在對付着大興縣的這名班頭周起鳳。

這個周起鳳還真是名門正派傳下來的功夫，手底下一口摺鐵刀，完全是直隸省形意門李家傳出來的，飛虎黃謙對於他越發留了神，就提防着打了孩子大人出來，現在對付的是奸臣那中堂，不能再勾起武林中門戶之爭，尋仇報復，那一來，不知有多少人要毀在裏頭，黃謙是安心把周起鳳折騰個力盡筋疲，叫他知難而退，就在黃謙向高粱地內打招呼示意小三子，待了手趕緊退，這時忽然聽到這個黃沙崗的南邊，連起胡哨之聲，並且東邊山頭上也響了一聲胡哨，黃謙已經得到小三子的報告，知道柴守信，金四義保護着顧倩娥，秦佩，陸萬川，退到東邊的山灣內，這聲胡哨是他們發出來的，梨樹坡的來路上定有驚動，自己不敢戀戰，也知道小三子不會落在他們手中，不過飛虎黃謙不能明着順着這條官道往南迎上去，現在不能叫敵人判明父子二人來蹤去跡，飛虎黃謙向捕頭周起鳳，虛點一招，縱身竄出去，一連兩個騰身，已經竄上自己的那匹棗紅馬，扭頭向捕頭周起鳳打招呼道：「相好的，今夜先給你們這羣爲升官發財，作害民賊鷹犬的小卒們一個警戒，關東口北一帶偏要鬪鬪你們的惡勢力，咱們十八盤嶺再會。」飛虎黃謙交

待了這幾句話，爲是告訴官人們自己的去向，好叫他們別再注意梨樹坡一帶，飛虎黃謙策馬如飛，往北疾馳下去。

他可決不是真往北走，出去一箭多地，拐過一個山灣子，一拎韁繩，牲口仍然往西竄進高粱地，以後撲奔黃沙崗南，查看胡哨的聲音，是什麼人報警打招呼，黃謙這麼退走的，所以捕頭周起鳳才迎上金兆慶。此時小三子他還沒有聽清楚南邊胡哨的聲音，更因爲金兆慶一鏢，險些把自己右膀打傷。此時雖則聽不見爹爹的聲音，小三子可仍然不甘心，他已經從高粱地內追過來，金兆慶此時並沒有答周起鳳的話，却低聲招呼往山邊去收拾他。周起鳳也發覺高粱地內有嘯嘯的響聲，他們此時好在已經把趙大剛送到對面的山根下一片黑暗處。此時隨着活閻王金兆慶一聳身，橫穿這條官道，往東縱出來，小三子已經從高粱地內一聳身竄出來，口中在招呼：「猴崽子，這兒就是你葬身之地，你還想往那兒逃？」一聳身，桿棒抖起，追着金兆慶的身形撲過來，照着金兆慶的背上翻來。

金兆慶往東竄，早已提防桿棒往下砸，金兆慶一個「怪蟒翻身」從左往後一個翻身，斜展右腳，反向西滑出來，身形向前一探，這口鬼頭刀反向小三子的膀上砍來。那個捕頭周起鳳，也是一轉身，口中在喊着：「小雜種，你也太狂了。」一口摺鐵刀，帶着

風聲，向小三子的左肩頭砍下來。這兩個人翻身遞刀，招術全用的非常快，兩口刀是同時到，小三子桿棒砸空之下，刀已經到了，他再想撤桿棒往外封架，來不及了，他用力的向後一仰身，兩足踵也是用力的一蹬，丹田氣一提，身形倒拔出來，退出六尺多來。小三子此時也弄了一身汗，因為兩口刀的刀尖子，全掃到自己的衣服，就仗着自己的身形小巧靈活，若不然，非得傷在這兩口刀下不可了。小三子身形一縱出來，上半身用力的向東一提，左脚暗用力，右腳隨着向後一滑，掌中這條桿棒從右往後倒捲回來，照着捕頭周起鳳的雙足上捲來，金兆慶周起鳳兩口刀全砍空了，周起鳳却是往起一聳身，一個旱地拔葱，騰身躍起，往北斜竄出五六尺，把小三子的這條桿棒讓過去，可是活閻王金兆慶，此時揉身而進，反撲回來，鬼頭刀刀頭向小三子的右肋下猛戮。

小三子這一桿棒又掃空，金兆慶的刀到，小三子猛然向左一搵身，右肋撇開，桿棒也帶回來，跟着又是一個翻身盤打，桿棒反向雙腿上捲來，這一來，金兆慶不敢用鬼頭刀往外封，因為先前已經吃了苦子，趕緊的搵身向右一縱，斜向東南竄出去，閃開這一棒。這時捕頭周起鳳，可又反撲回來，身形縱過來，右脚單足點地，左脚提着，右臂向前一探，一個夜叉探海式，摺鐵刀向小三子的小腹上扎來，小三子桿棒掃空了，金兆慶，周起鳳的刀又遞到，自己趕緊向後一矮身，左手撒桿棒的中腰，猛向左一抖，一個漁

夫撒網式，桿棒正崩在周起鳳的摺鐵刀上，周起鳳刀被蕩出去，小三子右手一鬆，桿棒的後把，左手一用力，倒甩桿棒的後半截，斜着向捕頭周起鳳的左肩頭胸口砸過來。

可是這個周起鳳身形往後一提，他的左腳並沒落下去，就憑左外一探之力，右腳尖點住了地，身形猛翻，這種鶴立鸞羣，丹鳳朝陽，完全要仗着下盤的功夫堅實，才敢用這種險招。這時他身軀翻轉之下，刀也帶過來，小三子的桿棒，饒沒砸着他，他這一刀，反向自己左半身斜肩帶背劈下來，小三子趕緊全身向下一沉，隨着桿棒往下落的勢子，上半身往下一撲，捕頭周起鳳的刀，帶着一股子冷風，從頭頂上砍過去。此時活閻王金兆慶，也撲過來，掄刀猛剝，小三子身形俯着，雙臂用力的向左一擺，上半身隨着向左一甩，一個金蟬戲水式子，向官道當中竄出去，金兆慶的刀砍空了，小三子往土道當中一落，桿棒已經換在右手，往起微一長身，桿棒掄開，往東甩着桿棒，身形疾轉，這種地方小三子又冒了壞。

他一連兩次桿棒是掃着土道往東甩打，這種路上，除了沙子，就是黃土，他用桿棒這麼捲着地面，唰唰的兩桿棒，官道上是湧起一層煙霧，小三子是因為這個金兆慶原本就是個勁敵，此時他一退到官道上，他這口鬼頭刀還是非常威猛，再加上這個捕頭周起鳳，刀法上也有獨到的功夫，小三子看出來不能力敵，只可智取，先把土道上的土，用

桿棒攪起來，眼前是一片烟霧迷漫，自己趁勢往前一縱身，桿棒甩起，口中在連喊着打，可完全是用聲東擊西，指南打北，閉着是奔了捕頭周起鳳，桿棒的招術沒撒出去，驟然撒招，桿棒反奔活閻王金兆慶捲來，金兆慶剛縱身閃避，周起鳳也在揉身遞刀，可是小三子這條桿棒，已經翻回來，周起鳳猝不及防，摺鐵刀幾乎被桿棒捲飛了，小三子可就這樣時時的把塵沙捲起，掩蔽身形，忽進忽退，倏隱倏現，尤其是桿棒完全用的是盤旋橫掃，在這條土道上，攪了個地覆天翻，金兆慶跟周起鳳，全成了泥人，小三子這一手真損，兩人的眼全要睜不開了，正在纏戰不休，難分勝負。

這時忽然西南高粱地內，吱的響起一聲胡哨，小三子看到爹爹已經走了多時，分明是前途上還有是非，此時聽到胡哨的聲音，是在招呼自己撤退，小三子也不敢儘是戀戰了，把掌中這條桿棒施展開，盤旋掃打，一連三個翻身，向活閻王金兆慶，捕頭周起鳳猛力進攻，把這兩人逼得往東邊山崗子下一退的工夫，小三子立刻聳身一縱，向西竄出來，竄進高粱地內，在這時這條官道的南邊，一片馬蹄子響響，活閻王金兆慶，他還要追趕小三子時，捕頭周起鳳已在攔阻着，向金兆慶道：「金老爺，別追了，南邊這種聲音，分明是有馬撥子淌下來，我們得判明是匪徒，還是我們的人，咱們這裏還有帶傷的呢。」

活閻王金兆慶是滿懷大怒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把身形退回來，帶着十分不滿意的口吻道：「今夜的事情，活丟死人，可惜我金兆慶枉在江湖道上闖了半生，現在憑着掌中刀，身上的公事，竟連這羣反叛一根汗毛全沒有撈住，我們趁早回家種地去吧。」這個話，明着他自己發牢騷，暗含着對於大興縣的捕頭周起鳳帶出十分不滿意來，金兆慶認爲他們不肯賣命，不過不肯明說出來而已。

鴻 驚 外 塞

這個捕頭周起鳳是個辦案的好手，他此時雖則聽出金兆慶語含譏刺，自己可不能跟他還口，一來他是軍機大臣那中堂的紅人，二來眼前的事吉凶如何，尙難逆料，自己聽見，也裝作沒聽見，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順着東邊山根下，向南竄出來，到了山灣子這裏，向南張望，周起鳳放了心，趕情來的是自己人，二十多匹馬，有六七支火把，在火把光中已經看到有順天府大班頭周震，周起鳳趕緊縱身竄回來，向金兆慶招呼：「金老爺，他們那兩路的人，已經會合一處，也順着這條道搜下來。」

此時活閻王金兆慶，正在山根下向那個膀上受傷的伙伴趙大剛，在說着話，這就是火星子也比灰熱。趙大剛那麼栽跟斗，受傷不能行動，帶累別人，金兆慶是毫無埋怨，對於別人却是吹毛求疵，此時聽到捕頭周起鳳的話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來了有什麼用，一兩千地追出來，一個逃犯撈不着，反倒叫這羣反叛們，勾結了塞外的黨羽，逼地是人家

的人了。」周起鳳越聽金兆慶的話越不是味兒，這種情形太不應該，我們照樣的賣命，臨到陣上沒有含糊，怎的滿口怨言，這趙差事幹得叫人好寒心，他的話沒法答了，只好來到趙大剛近前，俯身問道：「趙老爺，你怎麼樣？現在我們接應到了，帶來不少的人，咱們的馬匹驚竄，也可以叫他們在附近找一下。」說話間，那一撥馬隊已經如飛的跑到近前。

大班頭周震，已經看見活閻王金兆慶，提着刀，站在道旁，隨着周震來的，有馮寶樹，另外却帶來懷來縣的捕頭袁秀峯，捕快趙湧泉，蘇寶義，于利，跟十四名衙門裏精明幹練的伙計，全是騎着牲口，他們本是分三路下來的，此時大班頭周震跟懷來縣的捕頭袁秀峯，從岔道口搜了一個圈子，他們一直的到了黑松崗，那裏早派去的伙計，還是一口咬定，幾個要路口，沒見逃犯們闖過去，這一來，全認定了梨樹坡這個地方可疑，並且這個地方是懷來縣管轄的所在，捕頭袁秀峯，對於這個梨樹坡，早有疑心，只是這一班人，在這一帶全是安分守己，絲毫沒有犯法的情形，並且從岔道口到黑松崗，黑旗營，十八盤嶺，除了偶然出一兩檔子套白狼，打悶棍，鼠竊狗偷，所辦的事，一二年內，這一路上很安靜，所以對於梨樹坡的人，雖則注意，可是沒有可疑心的地方了，平時算計着他們這裏所住的人家，和山地上的出產，也足夠他們豐衣足食，官民間還可以說

相安無事，此次御史顧庸方從北京城逃下來，有人跟緝，已經到口北，事情是越鬧越厲害，在懷來縣管轄的地面出了事，案子是軍機大臣那中堂發下來的公事，查辦緝捕，在誰的地面上出了意外，那就是誰的晦氣，所以懷來縣也是把所有的力量全用出來，不敢不認真辦了。

七 鬧莊

鴻 驚 外 塞

此次從土地廟出事之後，懷來縣已經派出十幾名作眼線的散佈在各要路口，跟着活閻王一起到，他在懷來縣一掛號，縣官知道自己這份前程要完，所以跟大班頭袁秀峯交代的也十分嚴厲，有軍機大臣的公事，犯官和他的黨羽，倘若在這個地面上已露形跡，真要是堵截不住，叫逃犯們遠走高飛，出了懷來縣境，假若被那中堂所派下來的這個姓金的，以及順天府的大班頭周震，把這案辦着了，自己這個官，就算完了，不用等着革職查辦，自己趕緊請處分，請長假，所以對於大班頭袁秀峯，交派得嚴厲異常，明告訴袁秀峯，這件事辦不出結果來，縣官是丟了前程，在官應役，應該負捕盜拿賊之職的，自己琢磨着應該怎麼辦吧。

所以袁秀峯今夜，把懷來縣所有得力的人，完全調出來，更在城守營，借得快馬，

他們順着這兩條要緊的道路搜索下來，在梨樹坡南，跟順天府的大班頭會合一處，現在是三路合爲一路，全是從黑松崗黑旗營這條路搜索下來，可是大班頭袁秀峯，跟順天府的班頭周震示意，雖然知道前站已經趕下去，因爲活閻王金兆慶走的這條路最近，這是南北一條官道，他們兩路從天沒黑，就全分開，大班頭周震帶着馮寶樹，他們是順着岔道口往西北轉過黃家窪，大石嶺，紅旗堡，黃土坡，這麼轉過來，一直再抄向盧家堡，但盧家堡沒有往北的道路，折轉來奔梨樹坡南。

袁秀峯却是從岔道口奔東北，由十里屯，奔花家寨，枯樹崗，張莊，御王坎，走東山脚，過橫山南道，也是撲奔梨樹坡南這條官道，大班頭袁秀峯，是人傑地靈，他該管的地面十分熟悉，尤其是衙門口的勢力，像這種荒村野鎮的地方，官人一瞪眼，真能叫這班老百姓們吓得哆嗦，每查到一處，全是叫當地的出頭露臉的人，親自具結，用他全家的身家性命担保，確實沒有外路的客人從這裏經過，這樣全是毫無所得，袁秀峯確信逃犯實在沒從這幾處經過，這一來事情可就怪了，因爲除了當地的熟人，在這一帶官道上往來時沒人注意，既然有這種案子發生，別管人數對不對，居然會一點影子沒有，並且知道這幾處的道路，每越過一處大地方去，必有一處越不過去的路口，人不會飛過去，其實袁秀峯是猜得一點不差，別說是梨樹坡飛虎黃謙派出去的柴守信金四義，他們這

兩輛車是常川在這條官道上來往。

不過這次奉白山劍客之命，接引夏劍鳴顧倩娥等所走的路，完全越過這幾處較大的村莊，可也不信一點影子沒被別人看見，因為袁秀峯以及大班頭周震，雖是用勢力威脅，可是所追問的只是面生的逃犯，誰看了柴守信金四義，也不會無原無故的報告官家，這班當地的土著老百姓們，他們有一種義氣，事情是萬分不得已，被逼迫之下，不說不成的事才肯說，只要知道於私人有禍福難測的事情，一字也不肯吐露，所以這兩路把幾處該搜索的地方全查到了。

在官道上會合之後，袁秀峯向大班頭周震打招呼：「我們現在只有追趕金老爺到黑旗營，那裏實在還是一點信息沒有，再追到十八盤嶺，在周老爺面前，我袁秀峯用不着打官話，反正這件案子在我們懷來縣境內，查不出起落來，我們這份差事也就算頂着了，現在我是有一分力量使一分力量，按理說在老爺去過的地方，我們無須再去，在衙門裏我也會過金老爺，他雖然也是闖江湖的出身，現在可是幹差事幹老練了，公事眼兒很清楚，不大好對付，我們走他的原路子，很容易落他的閑話，惹他的不快，可是我袁秀峯是懷來縣的捕頭，這個地方我顧不得許多，東西兩路我們已經全查過，沒有毛病，倘若人沒逃出去，我認定完全在這條路上了，周老爺，請你幫我個忙，指點我，咱們把梨

樹坡先洗一下子，這個地方可疑。」袁秀峯把平時自己注意的情形，一點不隱瞞，說與了順天府大班頭周震。

周震也因為身旁沒有那中堂府裏的人，遂向袁秀峯道：「袁師傅，你用不着跟我客氣，咱們現在也不必論衙門口的大小，誰管着誰，我在懷來縣境內，已經栽了，你還不用往身上攬，全是幹這個的，那種下流行爲往別人身上推，爲是洗自己，姓周的犯不上那麼幹，我栽了就是我栽了，這算我無能，咱們現在說句私話，老師傅，全是一樣，這趙差事扣在身上，這叫晦氣臨頭，沒有好結果，袁師傅，我索性告訴你句爽快話，你也就死心塌地的認了命，差事幹丟了，那是小事，自己的命全不易保，沒有別的，已經扣在頭上，有什麼辦法，我們盡自己的力量，別的事我們也不敢打聽，也不敢多問，這次就許連一家老小全扔在這件案上，姓周的說句栽跟斗到底的話，這件案子不易辦下來了，你既然看出那裏可以下手，咱們是盡力而爲。」

袁秀峯一聽大班頭周震這個話，跟他是初次會面，他就這麼慷慨的把心裏話說出來，這種話很有關係，被那中堂的人聽了去，就是麻煩，遂答道：「好吧，周老爺，咱們心照不宣。」跟着招呼手下的伙計跟弟兄們催馬前進，一直的趕奔梨樹坡，離着梨樹坡還有半里多地，袁秀峯向捕快趙湧泉，蘇寶義，于利招呼道：「你們哥三個先淌下去，

越過了梨樹坡的道口圈回來，把牲口隱藏起來，把守在梨樹坡的山口左右，派一個人攀到高的地方瞭望着，有出來的人，能擋住就擋住，擋不住的立時綴下去。」這三個捕快答應一聲，立刻各抖韃繩，從西邊的道邊闖下去，離開官道，從一片野地裏疾馳奔梨樹坡，這裏袁秀峯跟周震馮寶樹，率領着十四名弟兄，一直的撲向梨樹坡，離着不過半里地，不大的工夫，已經到了，因為趙湧泉，蘇寶義，于利，並沒有打招呼，他們到這裏是一點什麼沒有得到，袁秀峯招呼着弟兄掌起火亮子來，立刻點起四支火把來，梨樹坡是座東向西的橫山道，牲口一直衝進裏面，這就是明着決不包圍，所有的弟兄全隨着往裏闖進來，梨樹坡裏邊立刻起了一片犬吠之聲。

鴻 驚 外 塞

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，他一抖韃繩竄在頭裏，梨樹坡這些住戶，就散佈在山坡一帶，這個地方也說不上叫村莊，就是這幾十戶人家，袁秀峯牲口衝到東邊一片山坡前，這裏有十幾處人家，全是關門閉戶，黑沉沉一點燈火沒有，狗全圈在院子裏邊，不住的狂叫着，袁秀峯先把房子附近全打量一下，立刻高聲招呼道：「喂，梨樹坡姓黃的當頭人，少睡一刻吧，我們是懷來縣下來的，有要緊公事，可別成心跟我們裝着玩，狗這麼叫聽不見麼。」

在他喝喊聲中，靠山坡邊的兩個門內，已經有人連聲答應着道：「聽見了，聽見了

，我們也得穿上衣服，老爺們等一等。」這些人家多半是籬笆牆，石頭牆很少，袁秀峯在馬上聽到答話的，是靠着西邊這個籬笆門內，跟着裏面有燈光燃起，有人走出來，口中不住招呼着：「二牛，快着點，把狗拴起來，縣裏老爺們到了，你聽不見老爺們着急了麼。」這個壯漢跟着走到籬笆門這裏，把木槓子撤開，籬笆門拉開，從裏邊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，一件短衫在身上披着，到了門外，很帶着驚慌面色。

東邊籬笆門內，一個有年歲的也出來，這個壯漢向袁秀峯道：「老爺是縣裏來的，深夜間有什麼事？」袁秀峯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這個壯漢道：「我姓王，名叫王保善。」袁秀峯道：「你們這梨樹坡主事的人，不是姓黃麼？叫他出來答話，他住在那裏？」這個壯漢王保善用手向山坡上一指道：「我們黃二頭，就住在山坡上面，你看他門口有幾棵極高的梨樹，老爺們有事叫他，我給你招呼去。不過在家沒在家，我可不知道。」這時袁秀峯一扭頭，向身後的弟兄們說了聲：「你們跟兩個人去，叫姓黃的趕緊出來。」這時伙計們早全下了馬，立刻竄過兩個弟兄，一個舉着火把，一個提着鐵尺，跟隨這個王保善的身後，向山坡上走去，東邊門內出來那個有年歲的老漢，怔怔地站在那，不敢上前，大班頭周震，向袁秀峯說了聲：「袁師傅，這個有年歲的老爺子，胆量小，沒見過什麼，咱們告訴他來意不好麼。」說話間，周震翻身下馬，牲口由伙計們接過去

，袁秀峯會意，也一飄身落在山坡上，一同走向這個老漢面前。此時還有幾戶人家，也全起來，探頭張望，可是不敢出來。

周震到了這老者面前道：「老爺子不用害怕，沒有你的相干，並且梨樹坡也沒有出什麼亂子，我們查辦案件的，不過問幾句話就走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這個老頭子道：「老漢叫劉有德，老爺們這是辦什麼案子，我們梨樹坡的人，可不敢惹事啊！」周震道：「用不着你說梨樹坡全是好人，你們這裏梨樹坡幾十戶人家，就算是姓黃的當家，他們爺兩個這兩天很忙吧，來的客人走了麼？」

這個老漢劉有德，翻了翻眼皮，說道：「黃老二，在梨樹坡倒是能替大家辦些事，老爺說的話，我却知道不清楚，他家中什麼時候來了客人，我怎麼不知道，老漢說句放肆的話，梨樹坡眼前這些人全是我的晚生下輩，無論什麼事，也得尊敬我老漢一聲，黃老二家裏來了客人，一定得弄些酒肉，款待客人，他會不尊敬我老漢一聲，真是反了他，別看他年歲那麼大，反正我是看他長起來的，老爺聽誰說的，我不信，我倒得問問他。」

這個老漢扭頭向門裏招呼道：「二牛子，黃老二家裏是來了客人麼？怎麼連你們也不告訴我，我非得好好的教訓教訓他，眼裏還有老爺子麼。」這個老頭子倚老賣老，他

說話頗有故意佔便宜之意，大班頭袁秀峯一瞪眼道：「你這老東西，不要裝瘋賣傻，什麼叫眼前全是晚生下輩，好言好語問你話，繞着脖子罵人，你決不是安善良民。」

這個老頭子連聲哎呀着道：「我的大爺，怎麼我的話說得錯麼？老爺你只管把梨樹坡那一個拉過來問，他要不承認是我的晚生下輩，我劉有德情願在梨樹坡跪三天還不成麼。」大班頭周震趕忙向袁秀峯道：「老師傅，沒有那麼大工夫，要找棺材本的人，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，找他們當家的問話好了。」此時已經有四五名伙計往東一片高崗上圍過去。看守住了梨樹坡靠東邊所住的人家，這時隨着那王保善去的伙計回來一個，王保善也跟回來。

伙計向袁秀峯報告道：「跟頭兒回，姓黃的沒在家，他家裏只剩了一個老伙計，和後邊的家小，已經留下弟兄守在那裏，頭兒應該怎麼辦？」袁秀峯一聲冷笑，向大班頭周震道：「這叫不巧不成書，當家的偏偏在今夜走了，走了老的，還有小的呢。」跟着一回頭，招呼過四名伙計來，其餘的人，叫他們分散開，把山坡前監視住，袁秀峯向這個王保善喝聲：「滾開。」

兩支火把分路，一直的順着山坡向後面走過來，這裏也是大片的梨樹，只有當中一條六七尺寬的道，一直的往裏走出一箭地來，伙計們指着迎面的一所房子道：「這就

是姓黃的住處，此時門大開着，裏面迎着門的三間房子已經點起燈來，留在這的一名縣衙門伙計，在院中站着，迎面的屋門前，站着一個年紀在五旬左右，赤紅臉的壯漢，一身藍布短衫褲，散着褲角，光着腳，穿着沙鞋，身軀很健壯，袁秀峯走進門來，伙計們也跟進來，袁秀峯立刻向迎面屋門前站的這個漢子喝叱着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，你們當家的往那裏去了？」

這個漢子，不慌不忙的答道：「老爺是縣裏下來的麼？我叫朱老大，當伙計的，我們當家的昨天才走，到居庸關找一個老客去討債，沒在家，老爺們有什麼事？」袁秀峯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是滿口胡言，我好言好語的問你，從實答對，今天早晨還有人在梨樹坡口看見他，你說是昨天走的，難道他顯了魂麼？究竟他到那裏去，大約晚半天才動身的吧？」這個朱老大忙說道：「老爺這個話從何說起，他在家就是在家，出門就是出門的，我們犯的上說假話麼？老爺說是看見了他，我們沒有別的法子，反正這時也沒處去找他，老爺看着辦吧。」順天府的大班頭周震，往前一上步，撲的一把抓着了朱老大胸前的衣服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好大胆，敢在老爺們面前說這種話，老爺們全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，什麼出頭露臉，大奸大惡的人物，全看見過，像你這種帶着黃土味兒的，也敢在老爺們面前耍這個，你是自找難堪，看着辦，自有辦法。」

這個朱老大，正是梨樹坡秦飛虎黃讓之命，留守的朱天寵，他此時仰着臉，身軀向後閃躲，可決不用力掙扎，跟隨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兩名伙計，一個提鐵尺，一個提單刀，全到了這個朱老大身邊，也在厲聲喝叱着：「你敢動，廢了你。」朱老大口中咬嚙着，他可決不用力掙扎，忙的說道：「老爺，你別抓我，鄉下人不會說話，我給你磕頭，還不成麼。」

八 梨樹坡謹懲捕役

這個大班頭周震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倒是說實話，你們當家的什麼時候離開梨樹坡，跟誰一塊走的？究竟往那裏去？痛痛快快地在這裏說真情實話，等到把你收到衙門裏，後悔可就晚了。明告訴你，從來衙門口，有錯拿的，沒有錯放的。」這個朱老大一聽連聲的道：「老爺，我說實話，你先鬆開手，我不容易，一年辛辛苦苦才掙了這麼一件藍布衫，這件衣服，就是我的命，老爺，別給我抓破了，我說實話，我跑不了。」大班頭周震一抖手道：「我到願意看了你跑，只怕你沒有那種胆量。」這個朱老大，踉蹌倒退，往後倒出三步去，才停身站住，還不住的低頭看他這件藍布衫。

袁秀峯一旁哼了一聲道：「沒出息的東西，捨命不捨財，可是老爺們來到梨樹坡，

對你們絲毫沒有損失，不過向你們問幾句話，實話實說，是你的便宜，你敢在我們面前狡展，非叫你嘗嘗厲害不可。」這個朱老大，立刻帶着乞憐的神色，向袁秀峯周震說道：「老爺們，我已經說了實話，你還叫我說什麼，老當家的，跟小當家的，一塊走的，他們昨天離開了梨樹坡，奔居庸關去討債，不準什麼時候回來，這就是實話，老爺你再問我別的，我一點不知道。」袁秀峯雙眉一皺，立刻向前一撲，仍然要抓他，可是這個朱老大，他却一搗身，從一個伙計的身旁鑽出去，他可不往外邊跑，一直的奔了迎面的屋中，袁秀峯，周震，齊聲喝叱：「好小子，你敢跑。」

這個朱老大，一邊跑着，一邊喊着道：「我可不敢跑，我得把這條命收起來，回頭由着老爺們收拾，還不成麼。」他喊聲中，已經跑進屋去，提刀提鐵尺的伙計，跟着也闖到正房門口，想把他抓出來，可是剛到門口，屋裏原本點着燈，這兩個伙計看到這個朱老大，進得屋去，他很快的竟把身上穿的那件新藍布衫脫下來，弄了個大光膀子，他把那件藍布衫，很快的扔在了迎面的桌案後面，一翻身，往外跑，到了屋門口這裏，蹩通的往地上一跪，口中連連招呼道：「老爺們，我犯了什麼罪，任憑收拾，現在我可任什麼不怕了，只要別把我的命糟蹋了，全成。」

兩個縣衙門的伙計，本想抓他，可是這個朱老大根本沒想跑，這個鄉下人，傻頭傻

腦，這種舉動，看着又可氣，又可笑。此時袁秀峯周震全跟了過來，到了屋門前，也看到這個朱老大，他確實沒有逃走的心意，見他真個把那件新藍布衫脫去，跪在屋門口內，這一來，袁秀峯周震，全沒有法擺制，他真沒有抗拒，現在對於梨樹坡，雖起疑心，黃家父子又全離開了梨樹坡，這種情形是越發可疑了，可是究竟他們沒有犯法的證據，袁秀峯，周震也不可能無故的發威，立刻由袁秀峯喝叱着道：「朱老大，你別跟我們裝瘋賣傻，趁早起來說痛快話，我們沒有這些閒工夫，跟你糾纏，你們當家的沒在家，他確實走了？」朱老大道：「我已經說過了兩次，老爺們不信有什麼法子。」

袁秀峯道：「梨樹坡還有什麼人主事？」朱老大道：「不知道，從來這裏有什麼事，全是我們老少當家的出頭，山坡前還住着梨樹坡一位老祖宗，別看我全是五十多歲的人，我還比他晚兩輩呢，他是我們大夥的爺爺，他雖則年歲大，輩兒大，他可是任什麼事不管，耳朵又聾，又糊塗，整天挨家查看人家吃什麼飯，只要誰家吃好的，不把他請到上坐上，他把你罵個落花流水。」大班頭周震一瞪眼道：「住口，誰問你這些閒事，你們當家的，家中還有什麼人？」朱老大道：「後面只有二奶奶，還有當家的一個老嫗母，和兩個女娃子，小當家的還沒有成家呢，沒別的人了。」

大班頭周震道：「朱老大，你這個傢伙，少在老爺們面前，弄這一套，我早看出你

也是一個老江湖，告訴你，姓黃的不在家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廟，現在我們不能就這麼白來，我們得搜查一下。」這個朱老大立刻也瞪着眼說道：「老爺們，這是何必，當家的沒在家，這裏就是這麼幾間房子，當家的就住這屋裏，我們當家的在梨樹坡也不是一年半載，我雖則是個當伙計的，可是跟他一塊長起來的，他又沒作過犯法事，爲什麼藏躲，後面除了老太太們，就是年青的姑娘，深更半夜，老爺們要搜查後面可不成。」說話間，這個朱老大已經走出屋門，他光着膀子，他的情形是怕官人，又不怕官人，懷來縣的班頭袁秀峯，厲聲喝叱道：「朱老大，我痛快的告訴你，姓袁的在懷來縣幹這份差，從來不倚勢欺人，以強壓弱，來到梨樹坡，好言好語向你講，你別認爲我袁秀峯不敢收拾你，現在我就能給你一個難堪，老老實實的跟着我搜查，是你的便宜，你只要敢再胡言亂語，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滾開。」這個朱老大一旁却喊了聲：「老爺。」

衙門口跟來的伙計們，是一羣壞蛋，他們早就看出這個朱老大，有點成心裝蒜，此時他分明是接着班頭袁秀峯的話渣找便宜，內中一個伙計名叫王錦標，他照着朱老大的肩頭上猛一推道：「你裝的那門子孫子！」砰的一聲，朱老大撞在門框上，朱老大是哎喲着，連聲怪叫道：「我說了什麼，憑什麼打我？」王錦標道：「打你，這是教訓你，老老實實的，嘴裏只敢找便宜，你認得這個麼？」這個王錦標一抬腿，拔出一把手叉

子來，向朱老大面門上一搥道：「小子，叫你嘗嘗這個。」朱老大連連倒退到門邊，口中喊着：「老爺，你別動刀，我不說話還不成麼。」

此時袁秀峯，周震，全走進了屋中，不過把屋中略看了一下，查不出什麼痕迹來，轉身出來，順着窗前往西轉過來，這裏有一排西房，黑沉沉沒有一點燈光，周震向朱老大喝問：「這是什麼人住的地方？」朱老大道：「這不是人住的，是貨窖，存梨的地方，現在梨還沒收下來，老爺們看看麼，留神，別掉在裏頭，倒下台階。」此時有一名伙計，舉着火，便把門推開，火把探進去，果然這裏是存梨的梨窖，裏面是有七八尺深，堆着許多柳條筐子，大班頭袁秀峯跟周震，全探頭看了看，趕緊退回來，立刻從房後轉過來，東房山那邊，也有一排房子，也是黑沉沉，周震向着朱老大問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朱老大道：「廚房，跟堆柴草的地方。」周震道：「開開門，看一看。」朱老大道：「廚房也要看麼，老爺們餓了，可得等一等，晚飯任什麼沒贖。」袁秀峯一揚手，照着朱老大打去，口中在罵着：「混帳東西。」可是朱老大一扭頭把臉躲開，袁秀峯這一掌正打在他肩頭上，因為他光着膀子，這一掌打得清脆，朱老大道：「老爺，我又說錯了麼，你別打了，我給你開門還不成麼？」袁秀峯這一掌打出去，自己知道夠重的，打在他肉上，自己的手掌全有些發熱，可是他好像不理會。

這時朱老大把廚房的門推開，因為裏邊黑暗，伙計舉着火把，先走了進去，袁秀峯，周震全跟進來，果然裏面是做飯的地方，搭着一個大柴灶，屋裏地方不小，却是亂七八糟，好像晚飯之後，並沒有收拾，這時大班頭周震和袁秀峯，在火把光中，把屋中已經全看到，周震忽然從伙計手中，把火把要過來，他到了木案子前，上面擺着兩個瓦盆，一堆碗盞杯箸，盤子裏碗裏，還帶着殘肴廢菜，這分明是晚飯後，並沒有收拾刷洗，周震扭着頭向袁秀峯哈哈一笑道：「他們居然也有露空的地方。」周震立刻向朱老大道：「你過來，你在黃家當伙計，做飯也是你了。」朱老大道：「老爺，你太抬舉我，你看我粗手笨腳的，還會做飯麼，我只會吃，這裏做飯的老張，他媳婦養孩子，剛吃過飯後，就把他叫走了。」周震道：「你們當家的昨天走的，現在家中只有你們二奶奶，跟一位老太太，我問你這些杯盤不是招待客人，難道你們一個種山地的，家中比府縣官還講究麼，自己家中人，平常吃飯，要這麼款式，說實話吧，你這小子簡直是找死。」

朱老大絲毫沒有驚慌懼怕的神色，臉上仍然帶着笑容，向大班頭周震道：「周老爺，你看着案子上的杯盤可疑，你猜錯了，我們這梨樹坡，是靠著菓木樹爲生，別看我們這個小地方，却常常有關裏的客人，到這裏來，全是關裏的鮮貨商，是我們的財神爺，他們到了這裏，是坐莊收買，今天來了好幾個老客，人家是送銀子來的，所以我們得好

好的招待客人們，定好了貨，跟着走了。」袁秀峯道：「一共有幾個人？」朱老大道：「他們一共是幾個，我得想一想，我的記性太不好。」這個朱老大說着話，他把手伸出來，把手指頭一個一個彎過來，口中還在念着：「一個老的，一個小的，一個有鬍子的，一個年青小伙子，還有一個不大不小，對了。」他口中說着，可是兩眼看着木案上的酒杯，他完全是按着酒杯算人數。

袁秀峯氣得笑了，一揚手，照着朱老大臉上打去，口中罵着：「你現在算人數，五個酒杯，正好五個老客。」這一掌打出去，朱老大一縮脖子，完全打空了，他噉的一縱，已經竄到柴灶旁，口中在叫着：「老爺，你怎麼非想打我不成。」袁秀峯一掌打空，大班頭周震雙手一搯，看着朱老大道：「我看你這小子跑到那去，痛快說，晚飯時招待的是什麼人？」朱老大道：「老客。」袁秀峯道：「小子，你可別改口，走，到後面去。」朱老大低着頭道：「老爺們，非往後面查看不可，我求你多恩典吧，全是女人，鄉下人，沒見過官。」袁秀峯立刻喝叱道：「你這個傢伙，決不是好東西，把他鎖上。」這時朱老大却順着柴灶前，往裏一躡，口中叫着道：「別鎖別鎖，我領着老爺們去。」他立刻順情順理的往外走，袁秀峯周震全跟着往外走出來，伙計們也舉着火把走出廚房，出了廚房門，這裏是正房的房山旁，一段五尺多寬的夾道了，朱老大是頭一個走

出來，從這裏夠奔後面的小院，此時袁秀峯，周震跟三個伙計，因為前邊留了一名，全到了廚房窗下，這個光着膀子的朱老大，他在前面，突然一轉身，把雙臂一伸，瞪着眼，向前邊舉火把的伙計說道：「站住，你們先等一等，真欺侮鄉下人，不講理，姓黃的犯了什麼法，無緣無故的登門搜查，鄉下人也是一樣，不短鼻子不短眼，已經告訴你們，後面盡是婦女，沒有男人，你們非進去不可，安什麼心，朱老大這條命不要了，我就是不叫你們進去，你把我宰了吧。」

這個朱老大，他此時的情形，十分凶惡，跟先前簡直變了個人，說話時是聲色俱厲，縣衙門的伙計跟班頭袁秀峯，以及順天府大班頭周震，反倒愕然却步，雖則從一進門時，朱老大很帶出裝瘋賣傻的情形，可是始終還沒有囑強，此時他居然敢這麼瞪着眼說話，全覺得他變得太怪了。大班頭袁秀峯，往前一上步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你這個傢伙，居然還敢發威，來呀，把他鎖起來。」那個懷來縣的伙計王金彪，正跟在舉火把的伙計身旁，他身上帶着練子，他早就想揆這個朱老大一頓，只因為捕頭袁秀峯對於朱老大盤問得雖則嚴厲，可決不准伙計們隨意動手打人，王金彪在前邊推了朱老大一下，因為看見自己的頭兒神色不對，就沒敢跟着動手。

此時聽到捕頭袁秀峯喝令鎖拿，這個伙計王金彪一伸手從腰間把鐵練子拉出來，往

前一步，雙手握練子頭，往起一抖，這是衙門口辦案的練就的手法，這條鐵練子照着朱老大的頭上套去，他們手底下是又穩又準，可是這個朱老大伸起着兩隻膀子，此時鐵練子飛過來，已經到了他頭頂上，他「勃」了一聲，往後一撤步，一縮身，撲的一下，把鐵練子抓住，口中在喊着：「倚官仗勢，欺負鄉下人，憑什麼鎖我。」

王金彪見鎖練子被他抓住，用力一帶沒奪過來，一抬左腿，用脚尖照着朱老大的右手腕子崩去，這個王金彪手底下腳底下不算不快，可是這個朱老大他却喊了聲：「我跟你拚命。」右手用力向左一帶，這個王金彪右腿抬起，可是他崩不上，朱老大這一帶鐵練子，自己的力量沒有這個朱老大勁兒大，左脚懸空，身軀向前一視，撲哧一下，竟被帶得向前倒去。

不過別人可不能看着，還有一個伙計叫愕張的，提着鐵尺，那個舉火把的提着單刀，全在喊着：「好大胆，敢拒捕。」愕張掄起鐵尺來，照着這個朱老大的右肩頭後砸去，這個朱老大把王金彪帶得爬在地上，鐵練子也被他奪了過去，此時愕張的鐵尺一砸下來，鐵尺還沒到他身上，朱老大已經在怪叫着：「哎呀你們真動手，拚命吧。」他向左一視身，竟是一個翻身，把鐵練子猛甩回來，嘩嘩一聲，鐵練子正砸在鐵尺上，練子跟鐵尺纏在一處，那個舉火把提刀的，掄起刀來，他可不敢真砍，却扁着刀身，向朱老大

身上碰，可是這一下也碰空了，班頭葛秀峯一聲怒吼：「好小子！」往前一縱身，一個飛身蹀子腳，照着朱老大的胸前踹過來。

（三集終）

黑森林 還珠樓主著

已出九冊 一—九
每冊四千五百元

烽火忠魂 鄭證因著

一—四冊(全) 每冊四元五角

白雲窩 翟潛息著

已出三冊 一冊四元
二三冊四千五百元

劍門俠女 鄭證因著

上下二冊(全) 九千元

烏龍山

上冊四千元
下冊四千五百元

塞 外 驚 鴻
第 三 集

版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一九五二年三月

著 者 鄭 證 因

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

上海新大沽路 506 弄 96 號

經 售 處
育才書局
文立書局
正氣書局
勵力出版社
廣藝書局
匯文書局
元昌印書館

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